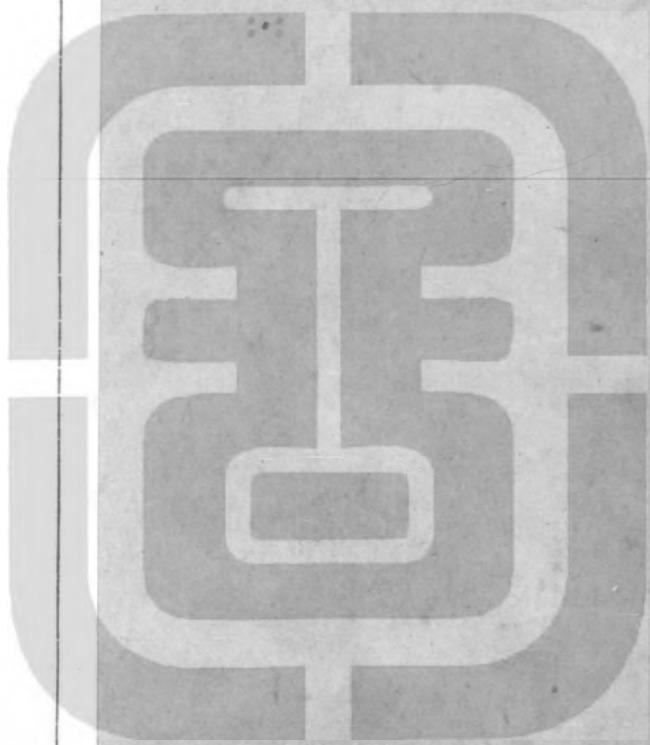


魏鶴山先生全集



恭肅  
不  
圖  
書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

十

安國重刊

記

耻齋記

湘陰許德夫以耻名齋而屬予記之或曰  
曰君子且有恥與曰羞惡之心其誰無之  
羞者恥已之不善而惡者恥人之不善也  
君子恥已不善則速已之恥人之不善則  
內自省焉小人反是焉然則小人果無恥  
矣曰小人聞居為不善是無恥也見君子  
則揜其不善非誠無恥也君子即其所恥  
以進於善小人吝其所恥以淪於惡耳且  
象卒然遇舜雖託為鬱陶之辭而卒不能

益其忸怩之色此親爲不善其中心達于  
面目固當爾也太康以逸豫失邦昆弟奚  
與而五子鬱陶忸怩若己之親爲不善將  
無以立於兩間者焉伊尹之耕莘當夏之  
未孫殷之未興也君民之責若非已事而  
君不爲堯舜民不被澤若捷已于市推民  
於溝嗚呼太康之耻而五子以爲子耻殷  
臣之耻而伊尹以爲耻豈羞惡之心此有  
而彼無亦知與不知云耳知之雖人之耻  
已亦耻之不知之已雖有耻不自耻也雖  
然於其中又有內外賓主之辨焉夫所謂  
耻耻不若人也今爵位之崇宮室之羨妻  
妾之奉一不若人則知耻之若義利消長

之幾陰陽屈信之分此日用之功著而習  
焉不察則不知耻也耻一物之不知懼格  
物之未至也今虞初稗官之說旁行敷落  
之教凡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耻之  
若帝王所以繼天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  
民此學問之本者或情焉不顧則不知其  
可耻也夫惟不耻其所可耻則必耻其所  
不當耻者矣匿怨而支其人言出而躬不  
建立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爲人役雖儒生  
學士口道先王語而不是之耻也邦有道  
而穀邦無道而富貴賢者飢餓於我土地  
一人橫行於天下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  
郊多壘地荒而不治雖君公師長載高位

食厚祿亦不是之耻也而耻於下問恥於改過恥惡衣惡食嗚呼此何足恥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其亦不思之甚予嘗與德夫又處于靖羨其質純而志篤故發其義而告之者若此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德夫欲知羞惡之端則又當於已所獨覺而人未及知焉圖之雖然是心既覺則人其有不知者乎此又德夫之所當用力也紹定四年正月辛丑臨邛魏某記

敬安堂記

盱江聶公善之以書來言曰吾比守贛會峒淫弗寧人懷疑懼吾為之任能物官練士時懼凡以息無言屢弗若者力所逮為

秋毫無所愛之民用終詳神禹洞然徒以心勦力疲引分宜去幸臨左疎照知厥衷賦萬壽宮之祿以並其歸重惟勞肆之父一旦指諸安地食寢有節怠遊以時復心耳目復為我有亦天下之至安且樂才易與人言也吾猶懼其狃於逸而怠乘之則各吾堂曰安樂必敬子為我書之于復以請曰孰與敬安之為簡且嚴乎公曰諾哉子併為記之子嘿識是語蓋大公毋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凡此不下百言皆治心脩身之事武王得之銘于几杖盤盪于帶履弓劍于觴豆于楹于戶牖而安樂必敬云者席之左端十六銘之首也其

文未必尚父所作而荀卿賈傳讀之大戴氏記之况其書大較以敬為主則聖門傳心之要也是惡可以無紀予讀春秋傳最爽曰季之語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失日官庭屋漏日用飲食推之應事接物達之治國平天下此孰非天命之流行使斯須之頃放焉而不之收則氣得以帥志物得以操已而吾之存焉者寡矣是故敬焉者所以此心而根萬善者也然而常人之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則心有主而得常聚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則心無主而得流是猶物為主而我為客也姑又以淺者言之析寒甚暑人情之所憚也而在

宗廟朝廷若對大賓臨大敵則忘之臨私朝返內寢則寒暑已操其柄至於燕居則凡以避村趨爽塞向即炎之備靡不畢陳矣嗚呼是孰為致然邪人能充類以求隨事而察而有以真知其為天之所命則必將竦然知畏其於不睹不聞之頃宴安佚樂之時有必不敢自畫者矣程子曰主二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視曰季之言則義愈密而詞彌約學者滋有以用其力矣公蓋深知此味將循名責實者也予尚申言之以求是正云

通泉縣重脩學記

尚論古今之學制不過曰古者養人以禮

義後世以詞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  
自二十五家之間為塾有道有德者為一  
左右師而問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莫  
習在於問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  
也或歛射之禮或社醮之祭或歲月之吉  
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其德行入之良心  
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困時之  
變振飭而開牖之入抵教之於塾既使之  
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  
屬之於序則又使之習答問禮攷德問業  
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間節目之詳則去  
民愈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  
過四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

問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  
于序非若後世遠鄉親越鄉郡居旅食比  
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操數寸  
之管以決一日之長而它不復問焉也惟  
縣之有學去民為近族間校比之意猶可  
推行乃以期會為大故吏終日文書鼓扑  
間教故不瞻故以禮會民僅若有見於春  
秋二莫敗室寒廡類藩壞闕縣十而九蓋  
去民逾近則教法反疏然則為吏而不此  
之慎其為知本乎通泉之有校官蓋自慶  
厝興學之初今二百年間邑令趙天申何  
慈景林脩廢者三至於此歲荒弗不治資  
中楊李穆絳始至即謀諸鄉彥曰此仕國

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蜀而庠序之事  
未皇非所以刑善勸學乃取學田一歲之  
入以基其後出泉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  
合三百萬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為講堂一  
齋廬入南為大門一掖門二文明樓一東  
為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凡若干  
人西為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呂成公凡七  
人而馳書于靖曰子為記之予每嘆去民  
愈近者教法及疎今以近民之官而為是  
其亦知所務矣予又嘆后世以詞章壞士  
今以孔顏曾孟照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  
之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士之  
游斯息斯目改心化必知至賢所傳者何事

靖州興賢莊記

而內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  
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  
成事季穆予之親且友也才志卓犖士大  
夫以遠期之

三代教民興賢之法見於三禮者悉矣特  
未知養於塾會於飲序於鄉黨也何所取  
財其升之司徒司馬方論而未官官而未  
爵而未祿也何所積食詩曰攸介攸止烝  
我髦士然則自國子而下為士者固出於  
鄉遂之夫家此管夷吾之所謂秀民之能  
為士而班孟堅所謂且耕且養者是也竊  
意田各井授人有常產皆足以自食其食

雖士有常心不以飢渴之害害之然使有以自食則用行舍藏鮮安志明綽綽乎滋有餘裕矧又上之人以善養之以誠求之以禮興之以實將之所以故其事重其合益若此然則士之報禮也當何如詩曰俾彼雲漢爲意于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作人之盛至於歷久而彌著其不以此夫自鄉治廢田制壞士之貧窶反出農工商賈下漢之盛猶以數路得人而郡國貢士尚存勸駕續食之意至隋唐後純用科舉士幼而學壯而欲行非是無進也裹糧負笈侶後夫諱人以羣趨干有司幸而升諸春官則去畿愈遠者聚糧愈艱貨田廬

貨子錢不足則失色於人自以求濟其欲又不足則畫而不前仕而嵩反士生斯也言居廣居也所位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今米必以有行而使降志辱身若是以將誰咎與請故有田以給貢士歲入爲錢萬七千八百益以屋稅五萬六千然僅供新上半塗之費而免舉者又不及新士十之一予自迂靖食土之毛繼廩之粟六年于茲身安家和得以增益所未能秋毫皆帝力也而未有報稱矧四方行理之問日至益稟、有空糶之懼念欲與士共之乃會居積行糧之餘市近郊四積三歲所入以給三邑之新舊進士爲之規約識於



碑陰州府與校官掌其貳嗚呼其自今士  
亦庶幾其無聚穰之憂矣然而予之心則  
曰是何足以待士也且澤上有地臨其象  
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非亦  
為臨民設也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與  
地類也以類相親日新月貞君子之規是  
象也其望人以成德之意尊尊洋洋何有  
窮也已然則與我同類之士其亦有以識  
予無窮之意而勉之哉是舉也李教諭唐  
佑之實任其事紹定四年三月辛亥臨邛  
魏某記并篆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書始以正月三

日為天慶節四月朔為天祺節二年遂詔  
郡縣建天慶觀五年增設聖祖殿由是者  
令凡官吏皆有到謁罷舞之文既又因事  
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目與正至元三  
日皆有朝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恪洋  
之為州夙號樂土乃自比歲死於寇抄聖  
祖之象或寓佛宮臨邛高侯始至慨然曰  
是在令甲而藜慢乃尔即召匠計徒而更  
新之經始於紹定三年之二月己事于昉  
年十月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而後書  
其命記成後其竊惟自昔受命之君由秦  
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胄緒可考  
漢唐以來始嘗尋繹在立明所書劉氏之

始雖一再見而上下傳又了不相屬故明  
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皆明無劉氏為堯  
後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穎達疑左氏為  
漢儒傳會增益之語李唐之先亦莫所始  
自乾封追崇老君之號天寶而後則知名  
以聖祖館之新廟太清興慶之詞殫極  
麗蓋世儒之說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  
齋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語雖  
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  
奸視此聖祖殿之听為作也然而典禮之  
行有未及盡正者某待罪奉常日嘗欲條  
陳以請亦未及言今摘其切於是發者言之  
且官吏到謁罷辭與一歲十餘朝謂此令

也今大駕駐杭之官吏朝謂如令而朝  
之公卿百執事則否行則皆行已則皆已  
均為王臣也而異其事景灵宮前殿以奉  
聖祖則用道家之儀中後殿以奉帝后則  
行家人禮既曰始祖則有廟祧之制設謂  
天神則有壇壝之典每月之吉奉常官吏  
行告朔之礼于太廟而景灵宮則天子以  
四孟月朝饗天月必聽朔朝廟天子所以  
稟先王之命大會群吏聽政决疑也今使  
有司行事則如勿行如謂禮不可廢則親  
行之三歲將有事於上帝則先二日告原  
廟純用俗儀先一日饗太宮乃陳礼器二  
日之間胡為而古今迭用焉議礼制度天

易山安氏卷之五十一

子之事某職在宗祏而不及言因俟命以  
記文併識是說其后以待有司之講求云  
侯名穆字南叔 嘉定七年進士某同產  
兄也

中州白鶴山營造記

臨中虞侯叔平以書抵靖曰州之西直治  
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縈  
紆蔚為是州之望山故為孺孺之宮自隋  
廟迄今菴院凡十四所遠有胡安先生授  
易之洞近有常公諫議讀書之菴泉有滴  
珠樹有木連白鶴有臺玉兔有踪中峯信  
美平雲之觀西岩翠屏萬竹之境皆山中  
勝處壁間繪像率范瓊杜楷立文播諸人

明名筆雖丹青剥落而筆法只在山門之  
外有明月橋兩山對峙危墜矗立閣道周  
繞大殿中峙方等院之應真殿其右與  
山門直如引繩半有覆壞之憂郡人郭侯  
起鎮興元同遊茲山相與者笑若有所為  
予乃得功鳩材敗者易之堅者因之又將  
拓而大之或以詭予曰費大後勞君將悔  
焉予曰節用而不款民雖費無傷也庸工  
而後民雖勞無怨也於是寺之後殿欲壓  
更其不可支者翼之修廊達以復道前為  
法堂后為飛閣旁為女室僧廬庖福次第  
為之寺在唐名鶴林乃更為鶴林禪寺請  
于今部使者西公題其額經于八月 誌

于明年月昔者吾友蘇和父過我  
嘗為我叙所以作今以屬記于子某執書  
慨然曰世無不可為之事不可為之時顧  
無必為之志能為之才耳且僕沉而墨習  
若非其享時屈而舉斃若非其時而侯定  
規於立談之頃復言於昔歲之間侯之既  
太亦可緊見然而亦非若世俗之弱志於  
異端以傲福規利者之為也侯始守長寧  
崇學校繕官宇甃修涂砥四谿清鹽筴之  
弊創貢士之宮陶甍茅之廬其守魯也繕  
雒城郭皆為一新其守蓬也自學校至於  
橋梁靡不畢舉而抑豪奪戰調薛境內肅  
清又以其力成地臺向民樂之蓋侯視荒

弗必除顛危必支苟可以從民欲者率勇  
為之今卷卷是山亦曰一州之望而庸僧  
敗屋河穢雜襲風氣壅底山川弗寧吾可  
坐視而弗之恤乎推是心也見善而廷有  
過而改必將如風厲雷迅不畧刻安也匹  
夫匹婦有不被澤必將如救焚拯溺不斯  
須舍也忠肅公當金煬之變不過受督府  
記檄師趣將無與子戰守也而奮守顧行  
以社稷為已任其后并唐鄧海泗與陝西  
新復諸郡公守亦藩亦無與乎朝論也而  
以死爭之多者至有九疏嗚呼以其事則  
非已責以其時則莫我知皆無一可為也  
而義理所關則利害禍福有不暇計是所

謂必為之志能為之才故願侯之充拓以  
用之於所當事者而后為無忝焉此忠齋  
公傳心之要而亦吾州之民之願也予為  
浮屠氏作記實助乎此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言父母之所植不敢忽也是用敬  
恭以承侯命云侯各方簡郭侯名正孫厲  
使者模和父名君鍾予則古鶴山魏某也  
紹定二年四月甲子記

觀亭記

靖為州南距廣西來漳湖南北邇沅辰西  
極夜郎四竟之外降自靈均代有顯人播  
之詩騷靖以晚出未嘗有顯者來惟程子  
山以忤捨居歲餘士人田氏為作疏亭

渠江之左僅存然已非始予嘗行今江  
右愛其修篁三未嘗欲為亭其上而求平  
大夫張仲車請受其役未旬月而告備會  
積陰解駁風日熙融晴江漲流彌漉  
客喜謂予曰美哉斯觀也子其發之曰予  
不知子之觀也亦如予乎然則觀不同與  
曰不同天下之理一也奚其不同曰觀物  
而不之察與不觀同今夫天之高也即日  
月而知有遠近之度地之厚也即星辰而  
知有升降之節日一南一北而為暑寒月  
一東一西而為朏望列宿更互而歲時正  
五緯羸縮而災祥生以至感遇聚結之變  
為晦明風雨為霜露震電此孰非至教精

義之著而入由之不知古先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知是身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以作八卦以叙九章以制律命歷以立經陳紀以類族辨物莫不由之吾夫子所謂吾無隱乎尔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凡皆即夫入耳目之同得以發其德性之良猶慮人之習焉不察也因川上之觀而指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盈天地間夫孰非是理也而水粮於陽行險而不失信剛中而心常亨聖人所以亟稱而必觀非以其切近而易見乎至孟子時去聖未久已莫知其矣取孟子言曰不舍晝夜有本者

如是也曰又語人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瀾則知其有本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千數百年文人相承例以為死生之說夫死生特形而下者之一端耳使聖人之教人而止於是不已疏乎吝曰文人之說未可廢也且天運周流如循環如轉數而水也亦能往而復反乎曰子未暗夫陰陰翁闢之妙也且天行至於東北日月會于娵嘗陽浸而長於是乎為雨為水迨蒼龍昏兄水日以往天行至於西北日月會于大火陰浸而盛於是乎雨畢水涸迨營室昏中水日以及蓋日趨乎北陸則朔易之方而始終万物之地也夫陰陽五行未

有不反反者雖五緯之有辰星亦附日而  
右行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也客曰三江  
九河之水三條四列之山皆自西北注乎  
東南如之何其反之曰水陽物也陽升則  
日息陽降則日消知鬼神之情狀則知之  
矣子謂反既往之氣以為方伸之氣邪既  
請吾心驗諸証吸亦莫不然學者惟當循  
循勉勉始乎下孝近思克之於深造自得  
則知幾於屈伸之感精義於變化之神也  
之工耳之學尚足進邪不然謂先民之遺  
言陽浮夸詡而實無得於己祇以自欺焉  
耳客曰大哉觀乎盡逐以名亭中車遂言  
曰寤下交請研盡斯語以誌司志者昭定

四年四月甲子臨川魏某記

正齋記

建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為箴以自  
儆其意蓋曰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  
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知正可以至於  
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跋而望也  
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克子壽所以深自約  
飭亦云至矣猶以為未足也馳書某俾申  
其義予未之能信而安能以語人雖然竊  
願有質焉天命流行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  
大道人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  
質梏於物欲則有曠其居而失其位者矣

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養之者  
 是故教人之法習之幼儀視以毋誑立必  
 正方事父母則和氣婉容尋聲怡色侍先  
 生長者則正容恭聽安坐執顏蓋所謂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  
 入者非特天子請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為  
 然也雖州亭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  
 事為然也雖生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  
 長也則有焉和佩玉宰懸管磬以養其耳  
 盥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與舞  
 綴兆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  
 旋以養其筋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  
 其心志訓不正不令非特知持性少半所

謂腊俎之饌必方所俎之心舌必去本末  
 而午割之也凡鼎罍豆籩之不以其制缺  
 酢酌旅之不以其節房蒸斂折之不由乎  
 命數皆不正也又充類而思之富貴而得  
 不以道萬鐘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安也  
 席不正不坐非特如曲礼盡後盡前尚左  
 尚右躡席階席之別也凡尊卑少長之不  
 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車旗器服  
 之不殊其衰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  
 本朝在高位乘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  
 德不彌道不行不敢一朝焉也故曰崇以  
 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  
 聖之功也又曰順正吉養正則吉也言觀



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  
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顧出於為賢子子  
壽謂聖人知不可改及子壽循序而進以  
無蹈乎陵節躐等之病則善矣而予必謂  
士而不志於聖猶小而不志之海也吾非  
為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  
之為聖行正位而居躅者也學者則學知  
利行又其次則困知勉行凡皆由乎正路  
以復乎正位者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耳  
矣古今惟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皆可為  
堯舜而近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屢吾之  
子壽乃曰聖不可及不自過其躬乎予  
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泰元相與

共評之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李能以京湖制置司算府寓治江  
陵嘗承天院故基為叢蘭精舍而移書  
渠陽曰子為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黃大史  
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李能  
曰可所書侍中羅君章舍之故居也君章  
致事還荆而蘭菊叢生于塔院人謂德行  
之感子為我并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  
者不過謂其感文鳥之燕藻思日新其譽  
曾直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嘗  
博物矣朱异江惣嘗屬文矣迄知如丁夏  
呂王亦操觚弄翰矣而他無足去祇足以

為國家之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之事於史罕見其僅見者謂湘中之寶荆楚之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使元規仁謝仁祖則猶未免為曠逸之士惟是元溫氣豔翁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唯後雖謝安石之賢也而猶不能免君章獨以宅近囂塵結茅于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晏然自處温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未至若有氣吞奸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若夫魯直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厚為政慈下諸人有治史事魯直坐謫黔戎七年僅以徽宗初起起之請藉道出江陵為承天院作浮屠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

此之風指又摘其煌旱疾疫等語以為幸災謗國坐徒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承望風指者洋洋然自謂得矣朝乘暮稿糞壤同腐而矯矯獨立者垂芳簡策其為蘭菊不已多乎况君章來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請宮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徒居城西三里而盛弘之荆州託以謂西城西首餘暇川為陵因各羅公洲按此二說則前後九三遷今承天故址或始居或改卜亦未可知也而劉名明之假其宅者有見其象貌杜子美貽詩厥第亦素巷於短牆喬木之間以是知賢者所寓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

此天理之良感閱千載如一也承天院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兆禍不忍錄而亡十二年後再勒石二故處又知以士大夫正心修身業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學恐懼而不得其正祇以自過其躬耳矣李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鞠而紉芳徽幸於簡策間尚支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百窮已予故謂二賢不專以文執稱亦冀季能克而大之必至於師文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為學焉

篤齋記

廬陵戴幼學通守澤陽以職事游辱于靖情聞強志語未嘗不移晷也最後別云謂

一言以識諸君之名之曰篤幼學曰盡為我言其義予以王文公云其本強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志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為於偏旁也西之然予謂堅實乃力之義不為於偏旁也西之然予謂堅可西耳且博者之釋經例以篤訓厚書詩記語所孫如篤慶篤祐篤親篤忠正等語雖有厚義然而曰篤志篤恭曰篤敬篤誠曰篤信篤行則亦有重實深固之意兼備乎其間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義中篇蓋聖賢之學所以成終成始其最大其於厚也相近而不同幼學

曰然則子之名吾室也何居曰吾觀諸易  
性天畜有有剛健萬實之德剛健乾也萬  
實良也欲知萬之義盡於良焉求之良之  
繇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人性內蔽於已外徇乎人則有非所當止  
而止者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吾  
止於理而已不知有已也不知有人也茲  
其為萬熟大焉然則篤云者既重厚而深  
固有自靖自克惟理是止不求人知之意  
故聖賢之教博學矣而必曰篤志明辨矣  
而必曰篤行厚之為義雖大而言各有條  
指也幼學曰善子為我書其言且附斯語  
其後走也不佞敢不敬共從事以毋忘德

云紹定四年六月辛巳臨川魏京某記

知耻齋記

孔子之言仁義雖是於易傳而魯論所記  
惟求仁之為務若義若耻亦必言之不與  
仁並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義之實而不  
人以側隱羞惡之端尤切近而易見蓋仁  
者本心之全歸而義則仁之分事之宜也  
耻已之不善則緩於氣願於此而有羞焉  
耻人之不善則心於戚類於蹙而有惡焉  
恥不恥之聞而善不善之所從判於以未  
仁不以亦近乎或曰礼義廉恥是謂四惟  
不知廉恥者固羞惡之所發見柳文惠所  
謂不可抗而為維者也予嘗為湘士許尼

大記耻齋發聖賢之餘蘊庶幾其有益  
笑而未數月吳門謝右林亦以耻齋屬記  
此義不競又笑今為上考亟稱之俗之與  
也其猶有望乎夫人之常性有善而無不  
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惡不善惟上知而生  
智之資率而行之則不以耻言其次則有  
誠知大善不善之正者是故耻不見次其信則  
耻不見如知耻不信不耻不見次其信則  
遇困恥辱而知非困唾笑而自悔者固多  
有之其下則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氣扭於  
惡牟利生於不善笑則既為之復耻之如  
周厲監謗秦禁偶語漢殺腹誹隋誅魅心  
本以盖耻適以滋耻知晋趙憚董孤容

崔殺南史衛寶畏詭侯之豕苟知畏之則  
如勿為如王允慮謗史賈充憂謚傳張濟  
避人以拜田令孜鄭縻為相而恐為天下  
笑苟謂可笑則速已之既昧於為之而猶  
謂旁揜曲覆足以誣民惑世不知是非邪  
正千古一心爛然史冊近者疇昔若此之  
四君七臣祇以自塗耳目人誰肯賢之其  
最下則拂鬚摩足抵痔嘗糞又陷溺之極  
無以議為者惟夫昧於習俗不善而舉世  
以為善可耻也而舉世謂無足耻此則不  
可以辨焉夫舉廢伊傳亦人耳今也富  
貴利達以沈其不貲之軀周公仲尼吾師  
也而異端小道以喪其固有之善夷吾臧

武仲奢僭犯禮蘇季子公孫牟有諸人位  
 高金多不至秦漢間士人乘駟懷紱誇蒼  
 頭蓋兒陳車馬甲綬死權殉貨以謂庸夫  
 孺子之為讀史至此誰不羞道而夷致其  
 所行則有聲求氣應深喻而篤行之者嗚  
 呼斯人也五帝三王所與共治也而善不  
 善異見耻不耻異情乃若此則亦何可不  
 思故乎大學之傳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此極言不誠之情狀而必先之以格物  
 致知之目則有以物有不格知必不至知  
 有不至意必不誠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是則世之苟焉亦自欺者亦  
 坐乎未嘗知之使其誠知之善之可好也  
 如食之必飽不善之可惡也如臭之自熾  
 則避萬鍾千石之富誘其前五流三刑之  
 刑驅其後有必不敢為必不肯已者矣示  
 非能之而嘗從事焉故願以乞諸衛君與  
 共其志共之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一

全宋詩卷之五十一

重抄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一

自卷類彙

錫山安國重刊

序

程氏東坡詩譜序

譜二百五篇詩自鄭氏不盡用鄭譜而又別為譜自歐陽氏考世次以定先後審正變以觀治忽譜之作不但為詩而已抑亦當代之編年也自文章之盛而百家之專有總集有別集大皆有後先之序杜少陵所為詩史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此一代之興替之變寓焉前之為譜者有呂氏後之為譜者有蔡氏所以思於少陵者

錫山安國重刊

多矣然自除官至險南後事尚多既漏其卒也或謂在耒陽或謂在岳陽或謂當未泰之二年或謂在大曆之五年自新舊史列傳以逮一家之編年俱不能定于一則其轉徙之靡常本末之無序當有未易考考詩譜之作殆非易事也文忠蘇公之詩其世鮮近而易考其詩則博而難究公之里人程子益以謙既為之譜又舉其一時之唱和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參列而互陳之譜之作不知厥二家為何如然以數百年之酬唱會粹成編亦譜少陵者所未及也或曰唱酬之用韻當少陵時未知其有亡也烏得而譜余曰不然賡歌

答賦其源尚矣下逮顏謝各有和章凡于集雖聲韻不必皆同然更唱迭和具有次第逮曹入始丁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張藉和刘長卿餘十族舍劉白和元微之春深題二十篇蓋同出一韻少陵之有無此例誠不得而知然其集中有酬李都督寇侍御筵韻州等篇既謂之酬豈無得唱集所不錄姑置勿論如高常侍岑補闕乃少陵之所缺交者嚴鄭公又少陵所依者而補闕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一常侍鄭公所與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三何其微也呂蔡固不以唱酬具裁為例設因事而併錄之如賈舍人早朝詩與和



者三人皆在豈不益詳且盡哉矧惟又忘  
公之詩益不佞作莫非感於興哀台亂之  
變非若唐人家花車斜之詩競爲度辭陰  
韻以相勝爲工也末歌嘆美之詞閑挺而  
不厚隱諷譎諛之詞訕實而不懟而又所  
與交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下誦其詩  
者不必身履熙豐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  
升降不待周旋於熙豐祐聖諸公而得人  
品之邪正茲又有出於譎之外者余固因  
子益之譎而重有感也子益之祖嘗爲柱  
下文勸講金華益又公之外家其孝遠有  
端緒云

學小之書後序

天命所行而人得之以爲健順五常之性  
堯舜至聖之人一也至於氣質之昏明強  
弱則不能皆齊苟知所以學問思辨而力  
加澄治之功則雖柔必強引而至於堯舜  
可也人惟不然於其始不能與天地相似  
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性乃全措於物欲而  
爲天理之害者多矣人百事之既爲之設  
司徒典樂之官而三書以爲教術序莫  
不有學則周爲詳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  
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建一有  
五而入大學則進乎明德新之於至善  
本乎致知格物以極其性而天下益自  
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室後族大夫士之適

子以至國之俊選皆曰今見之禮經者即其書而吾夫子之所至志也此者也大學之書獨倚而小學顧不見於世悔安未先始乎立教次明倫次敬身次稽古而又取昔之嘉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其義密矣東南多善本屬惟雙利有之亦嘗病寒鄉晚學或不能盡見思於履以廣其傳會憂患不果潼川于君巽仲由臨邛邵懷攝而屬余職其未或以問於余曰何於所謂小學者今方以大孝之不明為憂而子奚足之問曰學無大小為道則以今之志士於

此者鮮矣蓋有之矣而輕俊自苦者無為志近思之實難施不孫者有凌節躐等之病此無他不由乎小學故無涵養本源為而致知乃行之地匪矜小意以揣摩影響則虛無淫遁而汎然無所存上其學皆將張如旅之無歸然則是不幾於愛相梓而不思拱把之養惡牛山之濯濯而不護萌孽之生雖有存焉者寡矣夫主心以至大是乃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而子惑之且子過矣遂辨識篇末以自警云

古之學者自孝弟謹信死愛親仁先立乎其本迨其有餘力也從事於學文云者

易山莊記卷二

亦非若後世雖然後原之文也遊於  
藝以趣博其趣多識前言世行以蓄其得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故言根於有德而辭  
所以立誥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言之  
蓋非有意於爲文也後之人稍涉文藝則  
沾沾自喜玩心於華藻以爲天下之美盡  
在於是而本之則無終於小技而已矣然  
則雖充厨盈几君子奚貴焉坐忘居士房  
君與之儒先生也讀孔孟書超然有見謂  
窮性之道不外乎一心於是登思靜慮而  
求其自得者嘗遊膠庠友當世英俊異以  
廣其見閱晚得一官簿書會計未足以究  
其蘊也亦未嘗有嘆老嗟四之意余雖生

晚不及聞其詳矣而少竊有慕於蔡軒張  
氏之學嘗論其書其間有與君往來書尺  
深有取於君之篤學實行至謂其求之遺  
經拔乎流俗謂其剝去華飾將食其實謂  
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至死無勸  
以蔡軒之所予者若是嗚呼君之學其亦  
異乎世俗之學者矣取後余守廣漢君之  
孫興卿來爲征官一日盡出公所爲文曰  
昌元守晁公將以錢諸梓予盍爲我冠其  
篇首余再拜受其始得以就復展玩其爲  
詩婉而不媚達而不肆心氣和平而無寒  
苦淺澁之態其爲他文率典實括正嗚呼  
是所謂有本者儒如是而豈後世未學小

技詳象取寵者之云乎檢編太息因附其說冀以自傲焉耳

呂氏讀詩記後序

余昔東遊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声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已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入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於憂思怨哀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情性參摠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致

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之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暨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我思栢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之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難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尋眈切然而不怒也其時人輕約責已重周仁而不忤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

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矣。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然忿枝鄙悒發於詞色，去之惟恐不亟也。雖然是持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而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究圖，所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諸己，如荀卿氏所謂為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旨，而歆動鼓舞者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刊此書以廣其傳而屬

余叙之。姑以所聞見識謂末自今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刻

### 三洪制藁序

北門掌書內命最號清切，自入國朝，選授尤靳有父子為之，如饒陽之李頊、城之梁温陵之蘇成、都之范者矣。亦有兄弟為之，如燕山之竇肥、鄉之李闕中之陳雍、立之采建安之吳真、定之韓眉山之蘇南、豐之曾莆田之蔡成、都之宇文者矣。亦有父子兄弟並為之，如吳越之錢者矣。而俱未有。一翁三季如番陽洪氏之盛者也。中興以來，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迄于淳熙之季。

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  
三一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  
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  
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  
通於天固有以敷遺子孫者與方文惠支  
安聯登殊科時忠宣公尚留朔方高皇帝  
顧謂宰臣曰父在遠子能自力忠義報也  
他日宰輔以慈寧將有來期入賀又曰洪  
某二字子泣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士大  
失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又他日文惠  
拜僉書樞密高皇帝復謂卿父精忠古今  
所無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大哉  
王言其諸異乎人之所以稱洪氏者與

宣公半世異域卧與節旄瀆于九死僅得  
生還乃又為人主極陳時事連柱擁相最  
後言及山陽諭降之擻而寃移厲上固北  
於此嵐瘴之與居凡九年以乞權相之卒  
則公固不及見矣德隆位細人為公弗慊  
也而不知公所以遺後則固在此而不在  
彼是心也惟人主知之惟后帝顧享之詩  
不云乎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及  
爾游行人心幾微之頃暗聞之所弗莠天  
寔臨之又下云乎其詞維何天被爾祿嗣  
之賢不肖祿之有以迄皆天地也夫豈人  
力所能致者而人之以詞章記賢覽名位  
科目為洪氏之盛者是知其小而遺其大

見以人而不見以天也洪氏之孫德將以  
其三祖制藁刻諸牘爲郡齋而屬了翁爲  
之序竊惟三先生之言行有銘有誄有家  
有卹章有奉常之謚有史氏之策藐然陋  
儒取贅有稱述用對駁高皇之丕顯休命  
以推本其忠孝之傳爲萬世訓文惠公內  
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  
十八卷

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

竊惟孝皇帝神睿英武獨宰萬機一時在  
月之主不由左右之助率以崇論詄議白  
結主知佔畢陋生物學固滯既不足以位  
下夙而其間休迫之徒迎合詆謾者亦在

性乘間竊入徒足以墮功敗事於事廣漢  
黃公召對極言天事下踈暢磊落動悟上  
心遂留學省浸階顯序封章奏對剴切時  
病方在館李論士大夫媮惰苟且論百官  
有司不肯任其責上皆爲之歛容迨居外  
省則擊姦沮邪靡有嫌畏而論吳挺毋封  
僭濫論魯覲使名超躡尤爲信持且又嫻  
於詞令其爲文駢制雅健皆足以動盪一  
世蓋守經括正而無拘牽固滯識時知變  
而無迎合詆謾者也噫是亦庶幾其無憾  
者矣又嘗聞前輩道公遺事曰自公爲布  
衣每慮吳璘握兵蜀口必貽後患會同郡  
張真父位于朝以蜀事訪公公曰璘襲兄

之業執權專處公忌先登者死於前願戰者抑於後此不足與共他功日張對便殿具如公言且曰此聞諸臣友黃某孝皇首肯再三其後公因輪對論及時事孝皇尚能識前語曰卿向來論吳璘專忌二字甚佳嗚呼孰自能燭微慮遠如公者乎方璘之在蜀也人主倚爲長城莫有挾而議之者公獨白發其心術之秘自當時觀之必將有嘻其甚笑之歎然孰知數十年之後其一念之積乃至覆宗滅使祀生靈皆受其禍而公始以知言名于時亦無及矣自餘詩文雜著率尚躡要不爲浮誇雖世之矜奇衒博者反若有所弗逮其片言憤得諸脫口肆筆之餘亦皆根于理義不徒以漁獵撿拾爲工公之孫某嘗緝其文將以錄諸梓而蜀余序其首某覽未終帙而憮然嘆曰自義理不競士卒外馳居則日不吾知也而夷考其事則喪志於記誦減質於文采務以譁衆取寵而本之則無觸事牆面甚至枉道以求合尚有能擊茲狙邪如公之所以所以論魯觀者乎燭微慮遠如公之所以察吳心者乎鏗然亦有之矣而未易見也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文乎文乎記誦文來之云乎讀是編者其內反諸心以驗諸行事之實當有以自得之



臨川詩註序

國朝列寫脩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為詳備而其書則經史國樂書禮制科條詔命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寔董其事雖日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為文則未嘗不許之然錢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雉散落不存今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生差簡帙間脫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未足多辨者而公博極羣書蓋自經子曰史以及於几博急就之文旁行敷落之教

裨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攬消釋貫融故其為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來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今石林李公曩居臨川省公之詩息遊之餘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會其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闕奇摘異挾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為之舍然嘆曰是豈世所謂訓故者乎訓故之病黨拈朽護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今石林之於公則有不然其丰容有余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強志瘦詞險韻則又為之証疾鉤折俾覽者皆得以開卷瞭

然公之李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其亂曰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總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理以返諸証自餘類此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詰注之作雖出於肆筆脫口昔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訓故云乎哉石林常參預大政今以洞霄之祿里居其門入李西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授行而屬其叙所以作乃書以授之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一

龜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二

自菴類藁  
錫山安國重刊

序

邵氏擊壤集序

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立乎吾萬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霄壙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原畧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其所以為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心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不心量直與天地物萬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已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使猶得從游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便曾哲獨見與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橫渠禮記說序

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為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世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六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既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為而卒於臨潼令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覆尋釋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為書而門人會粹

易學文選卷之五十二

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  
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  
生常常諷道之語而門人并記之與先生  
強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  
必以禮為先使人有所摺守若有聞焉則  
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  
子必使之執笏親洒掃女子則觀祭祀  
納酒漿九以固其飢膚之會筋骸之束而  
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  
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  
變以先生之從嗚呼是惡可彊而致然與  
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左人受  
天地之由以生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具

仁具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  
方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率上一周旋視  
琴之夾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  
心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為之品節者  
此所謂天叙天秩此其是也然出天理  
以入人欲故品節云者又將為以人情或  
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為先全  
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雜曰去籍於周襄  
燼於秦塵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  
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  
得而推尋者使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  
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一

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彊雖顏子四勿之功可躋而自致而世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偽者亦將曉然知其為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于禮學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微云

達賢錄序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也統元形而生乃物人則稟氣受形而為物萬之靈所以為天地立心也然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君牧之帥教之而賢者又為之更相汲引布列天位以司禮典命討之柄堯之未得舜舜之未得禹咎繇也夏之憂之如旬九欲為天下

得人焉耳顯譽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元凱也舜舉之四族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舜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民心之所同則天理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官何等材分而敷教者不以播教與樂者不以制禮分職而理僅遇有濟而後之受任者往往兼摠眾職自謂人莫已若豈其才果足以加諸稷契夷夔諸人也堯舜之治天下能使治化休明美祥臻集微之山川遂草木茂大之三光全寒暑平益非一人為之也而後世獨不能廢幾乎此非風氣澆漓天之降才爾殊也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明通而六溥與天地並立而

為三可是不惟聖賢有是心也自有生民  
降于叔世莫不皆然而自謂人莫已若者  
不啻然大也迺至吝驕以自封媚疾以  
成性祗以自薄其身自絕于天云耳甚則  
尚勢作威脅權相滅貢賢碩能於是蓋有  
好獨善不見知不悔者矣又孰忍以其  
身輕舉自獻天下而皆自好獨善之人也  
既有緩急則罔所依臨事迺求亦鮮克濟  
大如是豈惟不足以庶幾乎治古也雖天  
失位陰陽乖刺民物胥劉亦其致耳曾  
思中天地而立定海宇之天皆吾職分  
所當為胡自待之凉一至此極也國朝  
盛與治同道其間非無媚疾之至而推

士報國者項等皆相望至為簡編以記其  
所知有若文穆呂公之夾袋小冊忠獻韓  
公之甲乙丙丁集正獻呂公之長掌記宣  
靖曾公之雌黃公議文正司馬公之薦士  
編密學陳公之章藁太史范公之手記蓋  
文武兼收罔有細大其或偶坐挂累亦力  
見稱引前輩盛心雖其天資絕人亦由其  
講學之素以吾所以為天地之心本若是  
其休未立未達則欲立欲達者之推也  
未覺未知則先覺先知者之責也殆將使  
天下人材無所佚遺皆得自靖不惟集思  
廣益共濟時須而近足以擬一旦之用遠  
足以詒數世之託其明效大驗蓋若此此

惡可以無述其次如李邦直舉官手記亦  
多一時之選於是錄是數書各達賢錄用  
廣其傳惟文穆公及韓會所記訪尋未獲  
其後乾道丞相齊國虞公亦有翹材詔錄  
視昔云備將結訪南渡以諸賢有薦引私  
記者始以併附于後士大夫有志天下者  
必將慨然有發於斯

費元甫陶靖節詩序

世之證證陶氏者曰前得名字之互變也  
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  
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  
也其稱羨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  
于也声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

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  
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  
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  
牽於物吟詠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  
公者乎有謝康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  
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  
著其跡此豈小小進退所能闕其深邪先  
儒所課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  
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  
詠成声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同郡費君  
元甫者公之詩為之訓故微詞奧義豪分  
纓折余昔過郡未嘗不得見焉今成書而  
屬余冠篇乃以所聞于師友者復之費君



出入是詩久矣其亦余言為然乎

古郢徐君詩文字韻序

詩以吟詠情性為主不以聲韻為工以聲韻為工此晉宋以來之陋也迨其後復有次韻有用韻有賦韻有探韻則又以遲速較工拙以險易定能否以快適前志為該治以破碎大弊為新奇轉失詩人之旨重以纂類之書充厨物几而為士者乏練習詩養之功滋欲速好徑之病流風靡靡未之能改也今古郢徐君乃取杜少陵詩六分韻摘句為學韻四十卷其於唱酬似不為無助矣然余猶願徐君之玩心於六經如其所以為意於詩史則沈潛乎義理書

發乎文章蓋不但如日今所見而已也君

介余同官王季安請叙所以作敢以是復之

虞忠肅公奏議序

古之人決大疑定大事惟義之比焉他無

所問也其次則比利害得喪而言之

其次則取必於知謀之未以求成于

功利之下者耳咸無焉而惟身是謀此

鄙夫壬人又所弗論也齊王不君陳氏篡

執沐浴而請討此義之正也傳以魯眾齊

半之說則以眾寡言矣滕地福小楚齊為

陵効死而弗去此義之正也質於事齊事

楚之決則以彊弱言矣眾寡彊弱何可下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之利害從

之本諸事功而不必皆義理之正者有矣  
是故仁不以勇誼不以力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自秦漢以來唯兩董公能識此  
意後此則如諸葛孔明者蓋亦無幾耳目  
吾有狄難其是非利害果孰在邪雖恥所  
當雪分義所當明此萬世之正理以是非斷  
也持此說者固不為無人惟宗忠簡李定  
張忠獻胡忠簡實首立正倫之幟而能始  
終不渝者也謂宴安可翫謂屈辱無傷謂  
畫江可以自全謂得地不足以守此一時  
之私意以利害言者也群而和之者固不  
為無人惟耿南仲秦檜湯思退史浩實倡  
為邪說之祖而切以必行者也然而百年

之間正論數語邪說常勝蓋所謂邪說者  
不惟奪於一時之利害又有患失之私為  
虞忠肅公奮乎諸老童盡之餘獨能奮不  
顧身以壽正論之麻姑謂虜必論成又策  
其道所從出建益兵備明年則虜果以重  
兵壓淮西我師既創虜乘勝薄牛渚而陸  
金場侯列馬誓師全鑑朱堯以麾此何美  
氣勢而大將劉錡王權既罷李顯忠遠在  
池陽成閔亦未至我帥無所附麗各鳥獸  
散於斯時也顧欲於合餘燼以決一戰如  
以利害言則衆寡強弱不敵非素附循士  
大夫與越國遠閩者亦不作如自為謀則  
公不過受督府記犒師且趣大將建旗鼓

互戰守何與已事公非是之問也公知有  
義焉耳破虜之明日請校效言虜休而顯  
忠至公若可以自說矣乃又以所不足虜  
者付顯忠而身先將士馳至京口則虜騎  
果已薄瓜洲知我有備勢不得入返而尸  
其使公受顧利害內怵得喪則虜之濟江  
久矣白也受任遂欲長驅以信大義出蔡  
以睨陳出襄邨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  
號以震河東出商於以圍陝西規摹分畫  
具有顛末聲氣所撼關河響應不幸而棄  
地事讐之論自天官唱聲和者莫敢不一  
公與張忠輔公不謀同心猶以區區筆舌  
力嬰群義而奪之氣唐鄧海汨與陝西新

復詰邵在廷公外皆曰可棄公曰必不可  
棄忠義歸正之人符虜流亡之人在廷公  
卿皆曰可達公曰必不可達凡事射所關  
苟不吾以則連章累牒多者不下十有八  
九少者亦六七疏不得其言不已也公非  
以必勝為諒也大義之不可泯雖小小利  
害得喪之私舉不足以易之也抑又有甚  
難者使公當軸處中而孤立寡與猶懼弗  
濟今所謂棄地違符等事不過以孤子之  
耽懸在外服乃肯與在廷公卿得君行政  
合鄙締交者爭辯弗置蓋朝諍而夕替所  
不皇恤吁其果難能矣哉天未悔禍封寇  
崇茲正論覆遠人幾屢失公亦自知時不

我與而其精忠篤諒惟知有天下之正理而不恤乎他則所以維持綱常開警頑懦庶幾為將來之補者蓋古張志誠公後先一揆為功未可以淺近計也某生也不早不獲趨拜下風而嘗竊從薦紳大夫習聞公之言德且與公之孫剛簡辱在親友既不度其不佞為公軒作家傳剛簡適列公奏篇自叙梗概以屬起居劉公冠其篇首又俾某申述其義竊以自幸西不果辭嗚呼宇宙大物也豈計功求獲於和謀之末者所能用之是書若行將有發於其言而見諸行事者公未為不益用云

史少弼雲莊集序

嘉定四年眉山史少弼公亮舉進士第調成都府司方參軍遂在其次兄天應表乞致所居官貶恩于二親於是年五十有八工嘉其志節詔特從事即致仕乃得封贈父母一時名公鉅卿為文以紀其事如昔人所以移二疎二季之歸者後二年某彼命守眉凡以崇化善俗者弗敢後也念郡人如少弼何可無所旌異乃以節表其其問而容有以誚余者曰節有二有節義之節有節約之節今辭官而謂之節於義也何居某應之曰何哉爾所謂二者吾見其為一也凡大小輕重無過不及得中而適宜者皆節也節之為卦三陽剛柔

分而剛得中其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  
制教度議德行澤上之水過則溢不及則  
竭數度德行過則苦不及則嗟是故陰陽  
適等剛柔得中而後謂之節譬諸財用過  
則溢不及則隘譬諸飲食過則餒不及則  
餒蓋節義在節約一也不寧惟是雖時節  
符節樂節竹節人抵皆無過不及而得中  
適宜之謂是安有二義邪客又曰然則是  
或以潔身避世或以視死如歸皆得謂之  
節者非在曰矣直然也可以任可以止可  
以久可以速可以死可以無死素其位慊  
於中而行之莫非節也斯皆士之常分吾  
所謂得中而適宜者也過乎矯亢刻不可

謂之節矣行險徼幸則不節若矣如少弼  
者圖所以報其親而馳恩以歸榮思有以  
行已善俗也而隱居以求其志進退去就  
之分亦既得中而適宜矣不謂之節乎不  
高於人一等乎客曰是吉所未聞也會少  
弼以辭榮館詩集見寄余將發明義是為  
之冠篇而于後仕于未及屬藁少弼已下  
世矣其第今叙州史君公度其孤大坊集  
少弼遺文凡得若干卷又屬余曰掛劍之  
義子終能恕然乎余惓然謝乃為具書所  
以表宅之因以識其出處之畧因余少弼  
有人所不及盡知自少弼自少篤學好古  
以義理為宗不泥章句每誦黃太史稱廉

豁周子曾中允若如光風霽月之語於所  
居為堂榜曰尚友又得太史尚友齋銘遺  
藁終身宜用之後又考十字于城南榜曰  
雲莊書院因曰號雲莊叟其致為臣而歸  
也其蓋矣已也於開禧紀元之歲所與後  
谿劉公剛偈之日既先事七年矣非隨声  
雷同以為學齒喜祿盈而後倦於事也元  
皆可書遂併識之為雲莊集序

孫氏拙齋論孟序

論孟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千有餘家或  
蒐輯文義或考質訓故或稽合同異或衆  
訂桀訛至於孟子之書則又有刺之刪之  
疑之辨之常語以闢之者是否淺深所未

論大要各隨其仁知之見以自靖自獻  
幾萬一補之焉耳至於二程先生者出始  
發明本學於道喪千載之餘而同時又有  
張范呂謝游楊侯尹諸君子相與左右助  
益之極乎近世胡張朱呂氏繼之而聖賢  
之心昭々然揭日月於天下蓋矣乎無復  
餘憾者矣今眉山孫繪子革乃始梓集眾  
善貫融異端而傳之以見將以效其自獻  
之區區嗚呼斯不亦可尚矣乎道之無窮  
而善之難擇也風氣之既濁而習俗之俾  
下也人物之零替而學術之曖昧也有能  
從事於聖賢之書則無問其精粗得失皆  
足以扶世教而益吾道也况其用力勤勤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二

亦既有所發明矣乎子華卒其子蒙仲也  
余言以冠篇嗚呼命之不融而子華止此  
也又不幸而余不得識其人與之上下其  
議以求為真是之歸也悲夫

鶴一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一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二

自菴類纂

錫山安國重刊

序

彭山李省吾從周字通序

書有六卦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諧諸聲  
或會以意或轉注相受也或假借相成也  
凡以極天地萬物之變而與八卦九章並  
行於兩間者也古之為教必由小學者將  
以參稽象類涵養本初為格物知數求仁  
入德之本此如兵法遠交近攻具有次第  
其學在者孰非所當知而後世師友道闕  
高者驚於上遠卑者安於小成於是禮樂

射御書數咸失其傳焉乃有以書孝名家者則往往僅出於一伎一能之士而他亡所進也余每病此惡欲發明文字之本始聊以亂思醜類為用力之端本而未能有述焉一日彭山李君有吾從周以一編書示余大較取俗之所易論而不察焉者以點書偏旁梓類為目而質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以開卷瞭然留與語旬有七日則有吾蓋嘗博觀千載歷覽八紘而能逐諸義理之歸者也嗚呼斯其為學豈以一伎一能而可名者比乎肩吾行屬余叙所以為書將與學者共之余又譚之曰子之為是也傷小學之湮微而古文

之不復見也雖然子亦知其然乎自秦斯尚以來是學也往往滯於偏旁訓故而不進於明德止善之歸故非徇末以流於藝則必曲學以誤其身且曰近世傳通古文判別聲韻宜莫如夏文莊也逮其所行魯不得一字之力以會意一斛貫通六書王文公亦自謂有得於今文矣而施諸有政則反不若未嘗知書者遂使世謂書學為不足多問非書學果亡益於人也范忠文司馬文正類篇之作比音擇字其明於宮羽之輕重篆籀之後先視夏若王殆有過之而學術行誼為世標表蓋二老者由下學小成而克之者也夏若王則滯佔畢



而不知克之以是也終其身焉者也有吾  
其必有擇於斯矣乎吾曰善非子不足  
以發子其速以比併識于篇端也於是乎  
書

朱文公語類序

開禧中余始識輔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未  
文公最久盡得公平主語言文字每過余相  
與孰復誦味輒移晷去余既補外漢卿  
悉舉以相界嘉定元年余落成都度周鄉  
請刻本以幸後李余曰余非敢靳也所為  
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鄉慨然曰奚  
至是余曰子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  
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析既精

後學之粹類亦廣而閩浙庸蜀之錮刻者  
已偏于天下若稍損贊用則立可以充厨  
物凡苟有小惠或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  
經說釋文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  
焉者美必誦先聖書而後為學乎亦取諸  
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  
孟言仁而文公猶恐其長學者欲速好徑  
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脫是書之行其無  
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懼焉周鄉由是  
姑徐之後數年竟從余乞刊請旨衣彼  
不過余所藏十之二三耳然余且謂周鄉  
曰子其以此意者于篇端俾學者毋襲是  
弊也其後李貫之刊于江東則已十之六

七今史憲叔所得黃子洪類本則公之說至是幾無復遺餘矣庶叔將板行以余有志於斯也屬叔所以作余為言嘗所以告周知者庶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篇而無以矯之也而秉彝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余前所憂蓋為世之專事乎耳目口鼻苟以詳眾取寵而無志乎遠且大者也黨不忍自薄其身則無寧身深能孰玩以為求端用力之標準者乎今未可槩以定為疑而閱其傳盍遂以此冠篇而併刻之將聽學者之自擇焉子洪名士毅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

未成書云

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謚告序

臣自嘉定八年司臬劔東兼攝漕事暇明年春二疏請下禮官為周頌及程顥程頤議所以易其名者壘封一都省一春官時少常伯亦上疏請謚二程遂併以下奉常博士曰事關名教議不可輕宜一都省集議田是議久不決厥十年臣自漕臣再申述前奏併以橫渠張載為請久之禮官議以周顥謚元程顥謚純願謚正上悉賜可厥千有三年六月乃以命書與其貳付元奏請官臣遂得受而藏之臣謂是舉也百年間鴻儒碩生偶亦及言今乃白發於

介外小臣而聖斷流離不以人廢宣謂  
盛典然而郡國郵吏不得而傳也臣慮四  
方學者未能偏睹則無以仰稱聖上崇儒  
重道之指乃摹勒樂石龕置潼川校官復  
疑板以廣其傳俾凡承學之士有觀焉若  
夫張載易名之請諸儒從祀之議則嗣此  
以聞期於獲命乃已也

勾易之書記之父如堯文集序

故廣都簿正勾君如堯言曩次其先人達  
齋集劉起居為識其首廣都沒其子易之  
又哀其遺文二十卷而屬序於余嗚呼廣  
都端人也文詞小技惡足以盡其蘊而孝  
子之事親苟可以致其憂與慤焉者則不  
敢不盡也思其居處笑語庶其見之矧發  
於心聲著在乎澤茲其為見不已多乎雖  
然是豈惟易之可以自致其愛且慤也夫  
孰非人子之其必有發於是編者笑故喜  
為之書

黃太史文集序

山谷黃公之文先正鉅公新詩者衆矣江  
荆閩蜀間亦多善本令古戎黃侯又欲刻  
諸帶之墨妙亭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  
了翁謙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  
致于先民之言行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  
者未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甚志  
已望不九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

衆賢彙進博文蓄德大非前比元祐中未  
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  
浮湛于荆鄂永宣之間則閱理益多落華  
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  
尤高雖然其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  
祐史筆守正不可道章蔡用事摘所書王  
介甫事將以瑕衆正而殄焉公於是黔  
戎之役魁統之所嗥亦石之與居間閱百  
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澹氣夷無一毫  
憔悴隕獲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  
花竹和氣駭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  
人躍躍興起也至其聞龔鄒冠豸張董上  
坡則喜溢詞端荆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

恢廣而平實樂不至淫然不及對也然而  
猶爲小人承望時好攬撫承天院記語竄  
之宜陽雖存離陰艱而行安符和純終不  
之嗚呼以其所養若是設見用於建中靖  
國之初將下與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  
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  
詞章譁衆取寵非無丁憂王召之儔而施  
諸用則恃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持如  
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於時人孰不曰  
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  
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愷於小人而亦  
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  
足以易其守者其爲可傳將不在茲乎諸

賢亦以是行諸世皆坐廢棄無所悔恨其  
間如後山不予王氏不見章厚於邢趙姪  
姪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煥匪  
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  
詩曰黃即蕭蕭日下鶴陳子峭之霜中竹  
是其為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  
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  
者復于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  
先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申余同群人

朱氏與孟集注序

王帥北伐之歲余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  
語孟集註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今  
拜而授之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十已

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  
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功夫皆於躬行日  
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  
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  
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讀之累  
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秘其本以均淑  
同志之士云

李伯勇明復春秋集議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為五行四時感遇聚  
結為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肺腑  
告曉於人者貞不啻口訓而面命笑人蓋  
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  
善惡有自皆睹其為五行四時風雨霜露

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  
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為是  
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  
舍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  
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  
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  
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  
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  
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為之懼  
又以目懼嘗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  
此為經世之大法為傳心之要與又曰非  
理明義精殆未可然則是使人切已近

思以求為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  
事實為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哀粹  
以附于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惧  
者尚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  
然祇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  
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為是書  
且諗余為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  
知懼焉者耳以授之

送虞仲易剛簡赴夔路提刑序

雍忠肅公之孫虞侯仲易前後凡六授  
郡守最後參謀蜀閬自請行邊科鎖邊吏  
振蕪泥移屹立於人心橫潰之衝卓有可  
稱迨守陽安會叛卒薄境又能與民死守

厲士氣而老賊謀訖保蜀西以無秋毫之  
犯而賊由是殲績用轉聞擢提點夔州路  
刑獄人之知於候何所損益雖引而為公  
為卿皆儒生分內事侯之燭此則甚明未  
嘗幾為微見於言面矜矜競競惟以職之  
不修為懼獨薦紳士大夫則曰公論固未  
當泯於世也頗為之喜聞樂道而其親友  
臨邛魏了翁聞命于潼則前辛巳忠肅公  
采石卻虜之日也嘆曰使朝廷分道置使  
其能人人若是民其庶幾乎則亦為之增  
氣徒以守郡不得祖送而贈言之義固不  
可已也西誦所聞以告之曰易之大象言  
刑獄者凡五者噬嗑賁旅豐是也然皆因

離體以發其義中孚風澤之卦也以外實  
內虛其象似離故亦曰議獄緩死解雷雨  
之卦也互卦有離故亦有赦過宥罪之文  
嗚呼刑獄法令之設昔人所以聳善戢惡  
成財成輔相之功所關至不小故惟天下  
之大明至正者乃可以任其事離也者先  
天之位則正東東陽之中也後天之位則  
正南南天地之中也其位既大且正其本  
卦則在天為日日行乎書宇宙之內無纖  
微弗燭也在地為火火煜乎夜閭室之中  
無幽枉可欺也位大且正而光明若此人  
心之本明實資之人之於聽訟也若尽心  
而求則兩造五詞之來雖貌稽氣聽亦可

瞭然坐判夫安道然愚嘗於離之繇反  
覆究玩而深有感焉且二明相續麗乎  
乾陽之正以照四方而其詞乃曰畜牝牛  
吉牛土物也坤為牛順也土物而又牝焉  
中順之至也以離火之光而上下二陽養  
至中至順之坤土於內以濟之則沈潛蘊  
蓄其明在內乃義理之明也嗚呼世以赫  
赫為光察察為明而離以中順之養為光  
明世以煇為為氣炎炎為勢而離以中順  
之養為勢氣世所謂光明所謂勢氣者非  
不焯然震耀也而本明也外暴火失其性  
為學則浮華臨事則血氣居位則驕矜猶  
之燎原焚崗之火薪盡煙息在我無復有

存焉者矣可不甚懼矣夫侯之資分甚高  
自始歷官攝事變機神峻捷知器輕湊  
入鮮及之今二六年來益以講學之深更  
事之久深自收歛以求諸內其於性命鬼  
神之顯聖賢心法之秘靡微弗燭而愚尚  
持牝牛之義以勉之矧侯之得於君加余  
數等有不待余言而知然每以是自警  
久而益知其味之淵永也故取以効芹爆  
之獻侯其謂然則是理也不特用之刑獄  
而已畜用精神以養身也制節謹度以特  
滿也多識言行以蓄德也自衣錦尚絅不  
愧屋漏以極於無聲無臭之妙也皆此理  
之推也嗚呼匪唯侯也凡我同志之士尚



皆敬哉

四明胡謙易說序

易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數千家四明胡  
牧之又爲之糾別圖指參稽文義粹說成  
編尚慮所見未廣則羸糧千里介余友表  
廣微將就正於余甚矣牧之之貴學也而  
余非其人也牧之謂文王重卦雖不爲無  
據而余以爲是自伏羲以卦變皆自乾坤  
起本諸先儒余謂其於六畫卦之義有所  
未盡牧之於先天之易成無取焉而余謂  
繫辭之說爲先天而發者非一牧之於中  
互卦象數占筮說或未有取余謂此惡  
可盡察不然則易中如觀山困緩杜羊屯

馬此類甚廣皆無所取象此其不同之太  
略若此至於要言精義未能盡合者則又  
未能以彈舉方將與之切問而精講焉牧  
之倦于役願得一言以歸余謂古之亨道  
者雖分古今越宇宙而義理之會若合符  
節今牧之於余乃有未可疆同者固亦是  
以交警互發抑必有一是非於此者矣聖  
人之道如實尊衢中取之不禁隨其淺深  
高下皆足以有得寧可限以一律然而盈  
宇宙間莫非太極流行之妙而人物得之  
以各正性命則易固我之所自出無須更  
可離者也學易者要在內反諸心精舛實  
淺近之則迂善遠罪之婦克之而至於位

天地立生民命萬物皆分之所為者蓋不敢惟文字故訓之泥以自絕于道自薄其身况皆資之以羔雉乎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謂學者蓋如此故更願牧之歸而求之而余亦以是自警焉

楊濟道 此齋集序

江出徼外至派山其氣清淑以舒士生其間矜行義多才觀文大秀士輩項相望純齋楊侯最後出才思華瞻頡頏前修公知候牧屬治牋記名章麗藻泉激電發余雖生晚猶及與之接且知其得又不專在語言文字間也方小人託偽學之名排根異

已侯較藝南宮胡紘為知舉恬長茂惡莫之敢攫侯摺正無所撓余時入承大問聞其事而偉之未幾權臣使人林君將實諸言路君謝不可至為歌詩以見志蓋自是不得久居中矣士生斯世將以宅天象而真人極非以記覽詞章矜多闕靡為悅者也本之則無纖能小惠蔓詞以相挺比如蠶菌之感人耳目倏然而腐草朽壤矣侯之子鉉銓將以侯平生所為文錄諸木而屬書其篇首乃不果辭侯名某字濟道嘗長著庭兼吏部郎歷東漢太守終潼川路轉運判官

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

求子之法必本於形聲未有韻書之前訓  
纂字林等書則以形相沿者也韻書既作  
學者趨便就簡不復知有造書之意則不  
過比聲以求之或形存而聲亡則茫無所  
考而韻書窮矣徐彛臣兄弟著書以行于  
世可謂許氏忠臣乃亦分類韻譜以從世  
好豈勢之所趨不得不然邪潘侯之書集  
韻也依楚全部叙而加詳焉既共形體又  
推其聲之所從或同音而異形或同異意  
而異聲或變古而從今或非今而是古皆  
兼舉而備錄之嗚呼聖門之學忘道據德  
依仁固也而必藝之游蓋物雖有本末學  
雖有大小而交養互發則固未嘗相離也

託曰息焉游焉鄭氏曰閒暇無事於之游  
此最為善發聖門之旨而去聖既遠禮樂  
失傳射御與數亦罕有知者惟六書之學  
猶見於篆籀僅存之餘而舉世忽之寧十  
字九舛安於晉魏以後之俗書而恬不為  
怪也偉哉潘侯乃獨用力于此以余之幸  
嘗有聞也益知侯用心之獨苦也今學者  
縱未能力探本始而因聲求形因形得意  
循是以知類焉其於求仁入德庶幾亦有  
發乎

范正獻公文集序

國朝自祖宗以來高高豐水之積暨于教  
世風氣開達人物鍾萃至昭陵之盛希

紹道之學濟時經國之才皆為時用其砥  
柱熙豐羽儀元祐者亦基於斯時于時成  
都三范氏出焉蜀公蒙公植立先頭既  
以別集垂世太史正獻公後出而生長聞  
見氣質夙成壻于呂正獻公客于司馬文  
正公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  
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麤習  
所資所以成德者非一類如富文忠程正  
公親炙之呂原明劉道原諸公則決學焉  
今之人以科舉之文譁世希寵幸而有獲  
則計日月以為功十五年間欲為何等官  
職而公也惟大本老立渣邈所不暇計茲  
其志為何始令龍水見諸詠歌固已芳

簡策洛師以後短篇大句益就醇深遠泰  
陵踐阼崇慶垂簾公始見用於時首以唐  
鑑上之兩宮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  
大要務學以保三躬格心以植治本遴賢  
以永天命正始以絕亂萌其氣明理夷曰  
星垂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真疾痛號而家  
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  
禍始矣夫開之以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  
父祖詩書之澤淪之以師友道義之淵其  
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於九年之間  
就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失也  
後世自黨論之興君子小人畚休迭上故  
常以其半用天下然而君子難進而鮮能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久小人易入而不可搖君子守道必得時  
而後動小人放利寧斃國而不威故君子  
制治之時少而小人養亂之時多君子夙  
講豫慮而不得人行小人僥倖嘗試而必  
如欲公之文集玉山汪公應辰既嘗救行  
于某所矣今公之諸孫子長守潼川又以  
列諸郡齋而屬叙所以識諸篇端儻庶幾  
世道之補云

鄒淮百中經序

百中經者所以紀七政四暗曜之躔步也  
七政之說既見於上古之書暗曜者何人  
之生也歲月日時各有以直之休咎而以  
是推測焉耳或曰古所謂六物吉凶我辰

獨主斯文之統余謝不敢當後數年入舒  
館學公在政府又忝不九之遇厥二十年  
再來為史官則公之墓草凡十易矣公之  
子祕侃哀公之遺文俾序其篇端因得盡  
閱公之出處蓋自早歲於趙忠定公朱文  
公咸知師慕其策進士也孜孜於中庸之  
書其贈陳膚仲亦卷卷於伊洛之學始自  
植立蓋若此而卒不能盡如其志也詩曰  
善人載尸又曰靡哲不愚善人而尸哲人  
而愚然則人才之成壞固不關諸世好手  
撫時感事因以自儆云

毛義甫正六經正誤序

自秦政滅學經籍道熄迨隸言之作又舉

先王文字而併棄之承訛襲舛愈傳愈失  
蔡伯喈書石經有意正據之旋亦焚蕩張  
序所見石經又不知果為蔡本否其所引  
石經文多失字舛魏晉以來則又厭朴拙  
者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  
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為慘昭之為詔此類  
不可勝舉况唐人統承西魏尤為謬亂陸  
德明孔穎達同與登羸之選而釋文與正  
義自多背馳至開元新書五經則又以俗  
字易舊文如以頰為陂以平為便之類又  
不可勝舉而古書益邈五季而後鑿版繕  
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謬誤自若  
本朝宵監經史多仍周舊令故家往往有

之而輿俗本無大相遠南渡草創則僅取  
版籍於江南諸州與京師承平監本大有  
徑庭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而監本  
之誤為甚柯山毛居正義甫以其先人嘗  
增註禮部韻奏御於阜陵遂又校讐增益  
以申明於 寧考史化之日其於經傳亦  
既博覽精擇嘉定十六年春會朝廷命曾  
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義甫馳書幣  
致之及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  
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  
校儒卞彌嘆莫有異辭旬歲間刊修者凡  
四經乃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紹有  
司而版之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也繼

修禮記春三傳義甫以病目疹告其事中  
輟或者謂縱今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  
所取證豈若錄其正誤之籍而刊傳之俾  
後學得以參攷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干  
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  
之等然此書後出殆將過之無不及者其  
於後生晚學祛蔽寤疑為益不淺因縱吏  
其成而序識之書曰若升高必自下陟若  
遐必自邇學者其毋忽於斯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三附五十四

錫山安國重刊

序

衛正叔禮記集說序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諸天地所以合外  
內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衰諸侯  
去籍雖以二代之後而不足證猶賴夫子  
之雅言羣弟子之所記錄故尚有存者迨  
是古挾書之令作而禮再厄又得河間獻  
王二戴焉鄭相與保殘補壞以開晉宋隋  
唐諸儒迭為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  
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

士諸生亦不過習其讀以爲剝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而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之習於禮者滋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爲凶事罕所記者則其所習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其義則又諉曰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閩洛諸大儒上承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荅問而未及著爲全書嗚呼學殘文缺無所因襲驅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世善爲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苑寶

何晏例各記其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洒掃應對進退恭敬辭遜擗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之薄也非人情之偽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非有一毫勉強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內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衷而奠民極豈形器云乎哉正叔名湜自號棣齋今爲武進令云

李大卿兼罷羅序

故外府卿李公建罷九州和羅有淳熙詔書錄其庸有黃公歌行刘公序篇識其事



而公之子璟瑞若孫寬民皆余所善也瑞屬余申其義竊攷公之督餉昉于淳熙三年之秋未發漢中而條上糴事固云願假臣三數月永除蜀人五十年之害其見善明信已篤已若此治五年三月僅二年有半奏聞九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迓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始議克底成績余執書而嘆曰雖昔人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殆不是過也而公以表臣自奮則非有營乎得君之素也以其時考之自淳熙三年之九月至五年之三月又皆以虛相位獨運萬幾非有丙魏乎人主之側也而往迓應對慮終稽蔽蓋面命口陳之不翅嗚呼亦誠而已矣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人至於疾痛之切於身赤子之未能言所謂心誠求之惟此時爲然爲民上而憂民之誠其常懇若是也則幽枉畢獻瘁痾悉陳其尚有棄咎而徙康者乎三復淳熙之盛庶幾見之附姓名於黃劉之末

陳正獻公詩集序

共惟阜陵之盛中外休晏公卿將相言論風指尚接承平之餘余嘗獲闕正獻陳公論諫百數十何其明白正大悃悞而無華蔚乎慶曆元祐之風則也蓋不問而可知其人可觀其世今又於公之子宓宿盡見

公所爲詩寬裕而理造次仁義無一毫慕  
組雕琢之習嗚呼是豈一朝夕之致哉祖  
宗涵濡之澤山川清明之稟師友漸益之  
功其根既厚其葉滋沃詩乎詩乎可以觀  
德可以論世而無本者能之乎

張魏公紫巖語說序

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  
忠篤諒凜凜猶有生意某少嘗譜其年行  
哀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曾孫  
希亮此天厚吾嗜者也希亮將鈔梓以傳  
而使某識其篇端粵惟論語一書此孔門  
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  
旋之頃身軀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

書親切有味九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  
見然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乖訖孟子死  
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後亦聖人所  
與共幸之人也豈終於乖失而不可復傳  
與本朝全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  
未師之陋隨事躰習切已研求以上尋千  
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羣弟  
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間事在立則見  
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  
朱氏父子傳家原流湜益大以賜忠獻  
公資稟醇實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  
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  
己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爲是

書也非苟知之凡皆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以驗諸已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蘇文忠公公書其篇首曰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其辭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其譜有年行有類其制誥表章

雜著而別為之集者蓋片辭尺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卿夢得嘗從故工部尚書何叔異遊何者公之詩命及卿為之箋釋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肆筆脫口者今披味裴釋益知公貫融古今所以蓄德者甚弘而非及卿博見疆志精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發之也書成介其諸舅季公父劉以屬叙于余瞿然曰歐公之文而蘇公叙之矣余何所容其喙余唯竊嘆古之士者惟曰德行道藝固不以文詞為學也今見之歌謠風雅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閭閻往往後世經生文士專門名世者所不逮蓋禮義之

錫山樓藏書  
錫山樓藏書  
錫山樓藏書  
錫山樓藏書

浸漬已久其發諸威儀文詞皆其溢溢之餘是惟無言之則本乎情性關乎世道後之人自始童習即以屬詞繪句為事然曠日踰年卒未有以稍出古人之區域迨乎去本益遠則辨篇章之耦奇較聲韻之中否商駢儷之工拙審舛製之乖合自謂窮探力索然有之固無所益無之亦無所闕况於為己之事了無相關極於晚唐閏周以暨我國初西崑之習滋熾人亦指一厭苦之而未有所易之者於是功利為用世之要學則託諸佛老為窮理之極功微歐公倡明古學執以經術而元氣之會真儒實才後先迭出相與盡掃而空之則

偃平乎未知攸屆也公詩十有四卷凡五百二十一首

楊恭惠公 奏議序

恭惠楊公奏既其孫令圭哀粹成編屬揚卿伯昌書其篇首又俾余申其義讀之舍然以喜曰古之仕者雖事有大小而其心一為委吏而會計當為乘田而牛羊茁夫亦事其所當事而不敢越耳使為公卿大夫則有公卿大夫之事為侯伯子男則又各有其事雖官有尊卑祿有貧富而是心之躰無大小無遠近在易曰位曰所在書在大學曰止隨其所遇而無不當盡焉楊公出入中外餘三十年令圭譜其年爵以

識其所論奏蓋居一官則盡心於一官任  
一道則盡心於一道即年比事而心之精  
神炯々方策嗚呼斯不謂之思其位止其  
所者乎後公之卒二十年臨邛魏某以言  
事摘靖書於官舍

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某間之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  
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  
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  
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竊嘗  
以是讀聖賢之書如易書詩春秋篇具一  
舛不相襲沿至於曾子子思孟子亦皆孔  
氏不言之意非爲是以求聞于世也不則

無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凡不  
得已而有言也自靈均而後始有文辭之  
士或競相摹擬或刊落陳言千七百年何  
啻數千百家然而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  
者自漢毛董而後至近世諸儒宗益可屈  
指而所謂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則不知  
其幾千百家矣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  
論諫炳々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內治聖監  
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於國鑿々乎疏而  
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  
常五典媿々乎密而辨也又於公之子欽  
見公手澤輿樓劉諸老爲公銘竊則益瞿  
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

也廬陵李公昇受知于公有年矣今將漕  
湖南而公之子鉉來為屬乃以公平生所  
為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於  
是及得公言行本末披誦象日嗚呼所謂  
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與  
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為學之要又從朱張  
子問辨講切而學益成緣是尊聞行知造  
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  
志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  
而告居父數世子必正心脩身事親刑家  
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修勸忠別慝  
瘴惡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  
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之譁立世也

紹熙定省之議伏墀扣額懇懇然有號泣  
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源依馮城社  
間謀兩宮韓侂胄出入宮闈與聞大政脫  
少嬰忤沉竄隨之公盡力排抵無少回撓  
刘文節公以論吳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  
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己  
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二聖重  
權必有以感移人心連續天命而內禪之  
事無遠也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  
以登顯衆正紹開丕平而慶禁邊議之紛  
紛不作也伊尹之告大甲曰惟朕以懌萬  
世有辭曰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  
休蓋古人處君臣之變一言一動為萬世

喜爲萬世憂然則公於此而無言也不亦  
關之甚與文集九十四有七卷訓蒙聖鑑  
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己丑朔臨  
邳魏某序

朱文公年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  
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  
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彰而化成是  
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  
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  
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象以位人極以  
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屈信之不齊  
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魯

授之法壞射飲譎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  
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  
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  
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  
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  
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救嗚呼  
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  
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  
孔道誨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  
間何可謂無人則往之孤立寡儔倡焉莫  
之和也絕焉弗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  
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閩輔地之相去何  
翅千有餘理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

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  
命曰氣質曰天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  
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  
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豁然如沈疴  
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揚尹張侯胡  
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  
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味者衆  
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  
自受學延平李子還然如將弗勝於是歛  
豪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著及而思渾資深  
而行孰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緼百  
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脈諸掌張宣公呂  
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

身論述辭竟惟先生巋然獨存中更學禁  
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  
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考經下迨屈  
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天之中先正  
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  
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  
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函探乎  
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  
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  
暗室屋漏之無愧益至近而遠至顯而微  
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  
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興吾友李公晦方  
子嘗輯先生之年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



爲之銀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  
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  
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  
負也聖賢既熄而閩洛之孝與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  
孟子下子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  
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享焉故不敢以  
固陋辭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序

予以戇愚抵戾放之蠻荆去國之日自通  
臣百執事下至博士弟子員都人士袒裼  
餘杭門外連日不絕臨安尹白宰相致謁

畫具四人舟送至丹陽所過監司帥守將  
迎如他日子謝以疾而不得免焉入靖  
守洪文惠公之孫俸遇之如使客而有加  
四方之賓友從游者日至行李之問無虛  
月也予皆固謝弗聽吳門葉元老識度器  
藻復出侷類嘗受學于陸伯微具有師法  
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  
如舊交一日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予數  
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  
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  
下至甲兵良窳米粟以多之數皆探原索  
委蓋有志之士也予每閱前史凡喪人迂  
客必使守隸防夫極之於其所往至則鼓

門掃軌屏去書謁人或追送而遠省焉則  
史冊必書之為美談其在今日不惟不加  
之譴我返以是見稱於時賢見用於當世  
嗚呼非嘗從事於學志立而氣彊者不能  
辨此非祖宗仁厚之積絲世歷禊愈畜愈  
深亦無以致此元老將歸省其伯氏乃與  
共學之士酌酒餞行各為七言古詩一章  
予為序所以作云  
龍標之南路窮絕我羣峯倚天脅頑雲  
壓谿鳶跼翅狠石橫空馬溝血萊君尺董  
度崔嵬朱霞白鶴雲端來蠻邦自昔以此  
客問此胡為乎來哉曉窓共話羲文易士  
古聖賢心歷有時舊習未全忘閒倚銀

河弄詩筆銀河化作霜霞飛蒼龍移入天之  
西彭城風雨撩客夢君起謂我吾其歸牛  
羊東卧鴻酸嘶九州博大君安之人生行  
止各有時願從明德慰遠思

廣安李氏觀畫所見序

故吏部侍郎廣平李公嘗大書六十四卦  
之象于屋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於是為  
書題曰觀畫所見既自叙所以作厥七十  
年其孫大謙守邵則公觀畫之地也是書  
久失而俄得故不無爛脫大謙又叙所以  
然而屬予申其義嗚呼得於畫而不滯於  
辭亦可謂善觀易矣易言六畫六爻六位  
六虛是四者相近而不同蓋爻者動也專



合黃道以五星言之四星失度則填爲之  
動以五聲言之諸宮實長黃鍾以河圖洛  
書言之其中皆主五教以五行言之則水  
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以應四方冲  
氣而生萬物其功不既大乎而誰以易之  
乾之四德人之四端而信不與焉又以見  
無適而非此也雖然有一于此子亦知之  
乎古尚書說呂氏春秋漢儒五行傳許氏  
異義之等又皆以土爲心蓋自二漢以前  
五行之次五臟之屬與今世所傳黃帝書  
不司宗之請其說予曰此義甚大我以吾  
意言之有益于子一屈而求之而有以復  
於之也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其宗之其

致思焉因書以送其歸去

邵萬州孝弟蒙求序

蒙求書之便於記誦自乎固書以訖於本

朝史先儒爲之者九數家矣金華邵伯方

筭又用李氏蒙求韻錄古今孝弟事嘗以

示予予作而嘆曰是不惟纂言用韻之工

蓋見諸行事之會者也夫孝莫大於求仁

仁則五性之本求仁必自孝弟始則孝弟

又所以爲仁之本也古之教者居于家則

事父兄坐於塾則親師友會于序則讀教

法飲于鄉則序齒坐朝益莫習日誘月化

無適而非事親敬長之節凡以申其義而

降之德焉耳曰申曰降又皆因其固有振

而新之非如後之教者利祿之誘詞華之  
競而本焉之不務也是書於始學尤為有  
益非徒記誦之云伯方請遂識之予不取  
辭紹定元年二月初吉

王侍郎相復齋詩集序

國朝自全盛時豐芑菁莪之澤沃于人也  
深雖中更挫擣而封培之久根苗未熬過  
江以來如張忠獻趙忠簡諸老又相與扶  
持之生意昭蘇足以脊登興運雖再阨屢  
秦而紹興之季隆乾之間人物復振故相  
之僅存惟張忠獻而声求氣應則有如正  
獻陳公忠肅虞公劉公忠簡張公胡公王  
山汪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縉雲馮公無

隱云公以至杜公莘老查公元章馮公圖  
如李公德遠殆不可勝數後亦繼踵學問  
如夫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諒賢並主錯出  
亦非一人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  
會適鍾是時復齋王公以中山名家李文  
華之高第受知於忠獻而周旋乎正獻忠  
肅諸賢之間目之所接南渡諸賢也耳之  
於逮間北方餘論也觀摩麗習蓄厚而資  
深故其發為論諫忠忱惻怛如首言虜必  
敗盟張忠獻必可用虜必不可遣張說  
必不可未兵皆言人所難而施之餘事則  
大篇短章雅淨麗則入第見其風格氣韻  
迥迥陶謝不知懷賢憂世藹然有以陵一

飯不忘君之意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功襲  
而致之哉自周之東懷舊者必稱西方之  
人孟子論人亦歸重於北方之學西方乃  
宗周文獻之餘而比方則帝王風聲之舊  
吾故於王公之文而重有感焉公之孫潭  
昔宰寧川嘗以公奏疏刻諸縣齋今通守  
邵陵又哀公平生詩為二集分十有五卷  
刻諸治寺前後工梓之費則皆以俸之用  
例而不欲受者為之屬予叙所以作予於  
前言往行繁乎有聞不敢以罪戾辭

錢氏詩集傳序

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  
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為詩事實文義音韻章

句之不合者蓋什六七而貫融精粗闕事  
合變不翅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  
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於  
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  
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  
晉隋久而無所統壹上之人思所以救之  
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守鄭易非王氏不宗  
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  
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  
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  
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為學者之  
正鵠佔卑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  
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况言詩乎詩之專

陽山先生集卷之五十四



何敢辭錢公名文于宇文季水嘉人登以  
明經厲志有聲卒存仕至宗正少卿學術  
行誼為人士宗仰云

羅文恭公奏議序

文恭公奏疏吾友劉平國既叙所以作公  
之子愚又屬余申其義余嘗攷公歲閱繇  
館學至樞府財十餘年耳而論奏百數十  
大義炳然甚至引裾排闥號泣而隨嗚呼  
是卷者誰實使之心者人之神明其於  
是非邪正之辨較若白黑不容以自欺古  
之君子上不敢欺其君而知無不言下不  
忍欺其民而知無不為比豈有為而然哉  
所以事其心焉耳矣事其心則事天也三

淳熙育才之盛庶幾見之庶幾見之

游誠之默齋集序

始勉之哀其伯氏默齋文豪屬後谿劉公  
為之序未暇銓次也歟一年類卷板行俾  
其中序焉孰復累日嘆其為詩清而則論  
事辯而正記述賅送之文貴賤精粗造文  
理道大抵內盡已志外期有於於人非若  
世之矜奇徇功務以譁衆取妍者為之舍  
然嘆曰文乎文乎其提諸氣命於志成於  
學乎性寓於氣為季為剛此陰陽之大分  
也而某剛之中有此有偏威儀文詞之分  
常必由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從優游者  
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揜然而氣



命於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之下  
講則志亦安能以古是故威儀文詞古人  
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然者氣稟洗實而  
蚤有立志則知所以自尊其躬異則得一  
世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言之則貫  
融精粗造次理道使假之年且見於朋其  
所成益不止此集凡若干卷今重更于集  
所

番易王養正雙巖集序

余於李微之貫之成之九弟聞蚤有意堪  
子曰雙巖先生王公以訓行李謹著于世  
間傳見而疆志精察而篤踐余甚慕之先  
生也後不及與之接公沒之三十年金錢

罪太史氏公之子與權來為秘書郎然孫  
獲親公所為文其剗然如推鉞利斧之利  
乎窾郝也粹然如大玉拱壁之發乎乎已  
也平生所歷落之寡遂雖再舉礼部曾不  
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  
不渝時以其餘發諸文執往々一事物之  
微一虫魚之細推而根極理亂之變歎而  
消息進修之候有昔人所未發者嗚呼世  
之以才覲口筆競相夸謂者未嘗之人年  
盛氣疆位亨志得則揆其天資之美以自  
見於文墨義論問其於是理縱未有得而  
能以小慧襲取時一遇焉年運而往時不  
我與則憔悴殞獲寔就拈稿前所謂時一

遇焉者亦將莫知焉往矣然則窮益堅老  
益壯如雙巖者非有本能如是乎雙巖諱  
蒙字養正二子曰興權遇皆以儒學發身  
善人之報庶其在此

陳以陽文集序

余嘗而季忠定之孫大有為友得其家所  
刊陳公汝陽文集粹類既詳今又得三山  
孫君遇正鳳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  
狄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  
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  
如蔣與祖張確朱昭郭許朱友恭之等義  
不苟生又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有  
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乎

居不與榮侮緩急不當任事而數陳大計  
連挫巨寇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  
所難能者焉大過之遇曰過涉滅頂凶無  
咎蓋於事為凶而於義為無咎然則寧為  
陳歐而不幸與其為童蔡汪黃而幸也君  
遇死號多聞加以游淮楚客京口嘗訪陳  
公家里得其言行甚悉既為之譜系併以  
思陵前後詔旨巨寮奏陳前輩題識與范  
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  
抑以章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下卷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性為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  
祖者為太宗其繼高祖為小宗大宗一

宗四而於其間有為適子而祗事宗子  
 有適子而不得為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  
 得相稱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  
 為後有正躰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躰  
 其統有如此者又為廟室以序之太極之  
 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姓亦以為序  
 有事于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祿酬賜爵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于餘廟則內實  
 示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  
 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禘廟其序自如  
 此者又為氏族以別之蓋自太祖是正姓  
 高祖為庶姓庶姓別於二而祇單於下則  
 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之子為氏或

子公叔為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為  
 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  
 其別有如此者又為之國邑以處之由王  
 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甸稍縣置之采皆  
 有公邑若有功德則褒外之地分茅胙土  
 列於五侯或又曰侯伯入為卿士其處之  
 又如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  
 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聚誦於于警宗  
 詔論說於東序見道德於均致中失於  
 王闈無一時而非字也百射於澤而祭于  
 廟燕毛于寢文之以於七造十行之於公  
 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字也夫統之以宗法  
 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

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而才在試此  
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  
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之十了周召毛原  
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湯以及相宋之末  
周自白履以迄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  
餘年其本大其才茂雖有石工備賴藩屏  
以永厥世敬宗收養之夫匪其明効歟  
周之季惡嫌畏偏自謂其類本根無茫以  
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課  
厚初鑿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  
利言言非有誠懇之心深長之慮故討疆  
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已則儲論以  
是國乃使生乎帝王之曹者反以歟名遠

勢齟光晦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  
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好之卿與國  
共休戚者反若非已所知嗚呼相承至此  
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所  
及至裕陵以厚又增為教育選舉之法  
文武之彥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  
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苑稱三百年間族姓  
之盛至二萬數千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  
收守宰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  
嗚呼青莪豐芑之積榮華隸鄂之感乃至  
此而况有從示艾者乎諾王孫輪夫謂不  
可無禱乃取累朝所以敬親重本十大  
夫所以鋪林揚美者粹成鉅編名以宗壘

陽山文集卷之五十四

文類而屬其叙所以作雖編大容有闕遺  
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詳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  
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  
旗類以效孫通所作漢札制度為據其所  
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  
賈諱儒為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  
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如變于周宋  
天壞于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  
猶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  
士白首窮經而弊之於訓故佔畢之末有  
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與  
辨之者曰然則具來代古有攸往風去  
成序秦幣大剽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  
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為秦漢以  
後規摹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  
業者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為萬  
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  
仲舒王吉則寢遠寢疏蓋自是入情習於  
簡陋古制益不可考矣姑即漢紀隨文辨  
證作古今考

重校鶴山先生文集五十二附五十四

陽山先生

陽山先生

卷五

卷五

錫山先生集卷之五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六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六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序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錫山安國重刊

予昔觀書太史氏有裕陵實錄始成書于  
 元祐紹聖中命曾布諸人重修厥後進書  
 舊本以墨增入以朱刪去以黃所書曲水  
 今宇文某上書不報與致其事而歸且記  
 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  
 不同視富貴如上芥今於某見之凡二千  
 二百餘言悉覆以黃無復有存曾布諸人  
 亦謂是書必不復傳斯人亦遂泯矣而  
 宣味間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蓋

錫山先生集卷之五十五

世之為欺者不畏天命不恤人言獨於簡策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予嘗讀春秋傳載周定王事為之喟然且王私賄鞏伯而使相告之曰非札也勿藉蓋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載藉宜天下後世不又知之矣而傳記所書至于今未泯且併與王之私語皆識之夫諸侯之事德刑札義無國不記况王室乎人心之動隱微潛伏未有不形况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居則遠于中州也其任則鄰於羗夷也而慨然以斯世為已任言一不醜以強仕易嘉趣歸而父帥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光史策鉅

八元夫莫不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紀聖史官亦起穢以自臭於中允無毫髮加損也中允之五冊孫夫年嘗編輯遺文屬奇叙所以作既勝言而卒後二十年庚午之從第公諧又增益之凡得詩八百一十餘首合雜著簡啓凡為一十有二卷以申前請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予敢復措詞姑以得諸舊聞授公諧是亦過人欲扶天理之一取云

論語通釋序

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為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憲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

潭之湘鄉之連翫予首從肅定夫得善本  
以歸也、趙心傳請刻諸梓以幸惠李士  
而屬予其其飛鳴呼是書之有傳士符之  
以增益知慮而益邵所學士之幸也論說  
之益廣士竊之以紹取利祿而罔聞于行  
三之憂也嗚呼學若其亦知所擇哉

伊洛淵源錄

里人張寅臣既刻伊洛淵源錄求予一言  
予方之靖還中未皇也會邵陽守李侯大  
謙以予昔歲無周程諸儒詩易謚及前後  
詞堂記粹為一編刻成見寄予舉而付之  
口予於欲言者盡於是矣寅臣請其說予  
慨然已作言也亡患書之不廣也初之不

不知書益廣而廢學者深湛之思何  
而非言入萃渙之義然則是錄也無  
乃非予士之幸與易之象曰天在山中大  
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者  
誠能玩天在山中之象而知多識言行者  
將以反觀內省蘊實含美為輝光日新之  
本非以資四寸之口耳也則是漢之行庶  
幾其有益乎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予昔放靖臨川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  
陽子詩屬予序篇既及卿泝江入蜀予亦  
會恩還里一日過予視史漢四紀進楚隱  
尊義帝去逆呂紀二以帝而列孺子嬰於



考平光武之問予語之曰夫紀所以日一  
年之事猶十二次之有二十八辰之有三  
牛也秦未訖詐天下猶為趙氏楚隱安得  
為紀漢高親受軼道之降其年項籍改室  
侯三諸侯皆以是年紀元則漢王元年之  
稱不得而易矣若待義帝之終而後為漢  
則漢不得以正其始及卿曰子之言善矣  
雖然秦之亡也陳涉倡之魯仲連不肯  
帝秦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况涉乎高帝  
用董公一言頃籍弒君之罪始暴白於天  
下此漢得天下之張本也進楚尊義不亦  
可乎乃若紀以帝孺子亦使后世知母后  
權臣之顛制不可以劫天命之正雖以文  
帝之賢而寡恩於以帝君子不與也是書  
之作其不庶樂於扶天理正人心乎以  
其言之有益於世也識一時間本為四氣  
序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隋唐李士為班氏史者不一人今其可見  
惟顏注所集三十五家如姑察沈遵李善  
顏游諸書皆民咸無傳世儒未嘗不是之  
恨臨川裴及卿作漢註拾遺凡史官紀載  
先後之失次字義衍闕之異文大而母后  
立紀外感封王必明辨詳說以正人心至  
於人物表九等之叙有不當律曆志黍鏡  
之數有不協靡不搜索以歸于是豈度家

寶諸入與先儒宋劉所註既為之繩忽糾  
矢下至一物之微如蛭蟻蝸蠅蛇龜之辨  
弗敢忽也及卿之於班氏可謂有等矣及  
卿博覽強識善著書嘗為歐陽子詩補史  
漢四紀皆屬子叙其端今又以見屬嗚呼  
羸政率意變古而漢興珠於有攸往夙古  
之訓凡二代獻文無所證於後世子嘗讀  
其書而憤嘆乃考之六經訂之五法以識  
古今之變為一書使後人泝流尋原尚有  
以見古人大經六法之所自然規摹博天  
非歲月所能辨於及卿之註也重有感焉  
既書其篇首併識此以自儆厲云  
許子真訓蒙三謬言

自師友道缺士伏枕於早陋勤  
先民之遺言襲近世之俚說苟以綴緝詞  
章謹世攫榮則曰學如是可笑同郡許子  
真庶孫乃能勤學好問隨事訂正不皆浮  
沈俗者哉昔父纂輯命其書曰訓蒙正謬  
將以傳之子孫厥予衮臣衣言惟恪暇日  
常以示予且屬叙所以作鳴呼書始亡於  
秦季不遽復於漢初而又汨於中世以降  
師異指殊存者僅十四五魏晉以後俗流  
士散極於五胡之亂札樂衣冠盡非先王  
之舊書之存者十而二三矣然則讀書於  
後世其亦難乎為讀哉使子真取友四方  
又以其所得與鉅人元夫反覆商較其所

陽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五

五

正之謬當不止此拊卷太息得識其首

人之言曰尚絺章者之風骨尚氣節者若

令其為不然絺雖未伎然恨於性命於氣

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且孔明之

忠忱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自命也若袁

若哥肆筆脫口無復雕績之工人謂可配

訓誥雅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薛章稱韓

柳元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

節焉觀之蘇文忠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

如揚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

亮大節可考不以末伎為文也眉山自長

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

變文時後來作者相望入如蘇氏為辭章

之宗也概如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

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為文也老圃揚

公自盛年射策甲科直聲勁氣響撼當世

有文忠之遺風迨其現風作技風裁清峻

屢詔下入老不肖年相羊泉石幾二十載

蜀人高其風其之生也後猶及拜公又辱

與公之季子大理少卿叔正為友叔正其

似其先人諤朝端言人所不敢叔正既

卒公之諸孫哀老圃遺文若干卷疑諸孫

謂予亭所以作嗚呼世棄俗隘矜利眩才

言語以為華富貴以為事求其脫然聲利

之表如公者既不可得今觀公退休以後

之文尤多雍容自得之趣蓋辭心聲也易  
曰脩辭立其誠辭非易能所以立誠也公  
所居官以不欺名享自號不欺子則其為  
詩之本既在此是直矣越者見非乎夸纒  
薦者可同年語也後之覽者當於是攷德  
焉公名虞仲字以遜有青神人晚號老圃  
出處顛末見諸不欺子自誌

侯氏以陵詩註存

黃公曾直嘗謂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之  
意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  
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闕然  
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  
矣予每謂知子美詩莫如魯直蓋子美負

抱瑰特而生不逢世僅以詩文陶寫性情  
非若詩人才士如青配白以為工者妙  
辨方域書土實而居者有不盡知識時政  
品人物而主人習其讀不能察蓋魯直所  
謂闢乎騷雅者為得之而詩史不足以言  
之也眉山侯伯修子魯與之高寮聞其雅  
善子美詩為之箋釋而未之見其子伯升  
始求予叙所以作閱其書蓋出乎諸家箋  
釋之後而兼善并能蔽以已見子美至是  
若庶幾無遺憾矣雖然讀是詩者滯於箋  
釋而不知所以自求之自得之則魯直卑  
之予亦恥之侯名仲震熙元年進士仕  
至綿州太守云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其之生也後不及從遊於朱文公先生之門而獲交其高第盡得其書以詒同志凡今蜀本所傳是也丹稜史孟博守文比歲東遊識趙季仁師恕于夔館之累月得未見之書乃易本義與論孟集注中庸大孝章句或問之外又東嘗時答問之語為一編孟博將刻諸梓乞言以識篇首予為先生存書多矣而大抵不以喜而以憂予非固異於人也嘗觀蘇文忠記李氏山房謂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說日明德慧考勒說

得道可以欺世不必深射篤踐也多賢者廣採兼蓄可以緝文不必窮搜博考也今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吾之憂詐不信夫雖然未可以槩斯世也請書諸卷首與同志者交儆焉

止堂訓蒙本

天所以命於人之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相傳畫於易書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而文於三札難疑者問於孔孟之遺編如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而秦漢以來世教民散指失言渾至我國朝鉅人元夫迭相後先究極仁義之奧發揮陰陽之順而日用

陽山樓氏... 陽山樓氏... 陽山樓氏...

飲食之近宮庭屋漏之實反觀約取則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飲食之質若遠而至近若殊而實一非若異端小道空言而無實也朱張氏師傳友習講貫加密然而散在方冊浩乎溟瀆至彭公為訓蒙之書誦經攷傳韻聯辭屬以便於學士之習讀予始得於公之子歆蓋大學之會百行之畜其季鉉也以校本來者之益篤玩之益孰起家守瀘念扶世而善俗取諸此書殆不翅足乃刻梓于州府以俟世之知言知德者焉嗚呼是乃作聖之功毋徒以訓蒙目之也龍集執徐之歲辰會大火之宿臨平魏某書於州庠之塾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長沙吳德夫問為予言胡仲明氏學業行誼為世措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為我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或疑其議服一事久未能決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迂起家渡瀘叙州守馮侯邦佐已稟之州府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孰復之蓋公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閩洛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康政元金狄入寇與張公為當路策守禦甚悉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年年三

詔之不同次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婉三數  
萬言如必罪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  
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  
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  
引誼廟上往之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  
高皇帝離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符錢塘  
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  
粘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  
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躡張  
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遏堅懔至  
帝堂之天朝相率而為夷虜之陪臣蓋視  
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貳春卿兼掌  
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食孔廟迨謫章蔡

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諛臣等事高文大筆  
大抵皆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  
遠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至檜  
死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  
死不渝實由文定為之父仁仲為之弟講  
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辨以闢異  
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  
孔門傳授之心粹讀史管見以抉資治通  
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武侯  
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蓋公自宣靖炎  
只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始終一說所  
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  
乎因公輔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

揚伯昌浩齋集序

主上初政詔近臣舉賢能才識之士予時待罪往下史荅敷明命凡得五人焉曰揚伯昌子謨陳師伏宓徐崇甫僑李敬子嗜劉平國宰皆經德守道行為世師權臣擯而不得伸者尋皆召用五人堅卧不起然而人謂是幸也極一時之選於是揚公隱居幾十年矣講學黨庠刑善表俗予繼以言事迂靖尚冀高廟神靈祐予西還僮得從公遊也其孤仁幸不遠數千里忽以窳銘為請予驚悼累日後數年起冢守瀝仁幸又東公論著請一言以表篇端予嘗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則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今揚公雖不及登張子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故知行互發之論常之諷道出處進退卓然不移視世之富貴利達一無足以動其心者嗚呼公乎其庶幾明且勇乎幸者稱之曰浩齋先生而不名今其文集曰浩齋退藁凡四十卷

注黃詩外集序

鄧公立注釋黃公詩前劉後李既為識所以作歌子震龍又求予申其義予無所措辭矣予嘗讀三礼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乃知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



言以承之故曰詩非有一毫造作之工也  
而後世顧以慕言比事爲能每字必謹所  
出此詩注之所以不可已姑識其說以明  
世道之升降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六

攻媿樓宣猷公文集序

錫山安國重刊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  
即其或慙或技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  
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諛或淫或邪或  
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於  
氣之命於志之立於孝氣之薄厚志之小  
大孝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  
音之通政如耆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  
斷乎不可揜也四明樓宣猷公蚤以名進  
士發身三朝大典多出公平天下之稱記  
覽詞章者未之或先孰知公之所以反觀

內省者匪辭之尚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  
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簣乃在此  
段後人至於內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  
毫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間不憂不懼而  
辭之本立矣其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冊  
以從公游泰禧間有位于朝是時孽韓猶  
竊政枋浸悔前誤凡慶元所黜之士枚羅  
殆盡如宣猷之高風尤所欲即者至追憶  
舊題蘇帖之詩常諷道以致懷賢之意  
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間卒無一語入都以  
訖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  
躬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  
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

論公平坦易明暢淵示行理然也公之子  
濠濠嘗與予為同舍郎端靖而敏於  
事以侍公左右習知言行嘗稟稗遺文得  
百有二十卷而卒其季法屬予識篇首會  
予得罪徙靖厥十有二年濠之子村守南  
康而予適至廬阜杓乃言曰昔歲季父之  
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復請乎予惟公  
之平生有表正猷狀其行刘文節銘其寔  
而矣以予言為念不可終辭也則為叙其  
修辭之本以符于孝子慈孫云

吳彩鸞唐韻後序

韻畧之得名蓋謂音韻各有畛略也韻字  
以音從員略字從田從各皆一形一音茲

其大端矣是善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畧  
皆移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叙於一東  
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声自此至三十四  
之皆然於二十八剛二十九山之後繼之  
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声去声亦然則其  
声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迷依之表  
也今之為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  
声輒分上下一自以一先二仙為下平之首  
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李者去之不知  
而隨声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  
書別出移旁二字為一部注云陸與合同  
今別然則今詠心陸本疑此本為真今韻  
降學談於侵後六蒸登於青後以古語三

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韻父字叶兵疑  
今書為是今書又升藥鐸於步西昔之前  
置職德於錫緝之間三語白為薄毛為度  
易為鵠石為勺錫經與職德声為最近蓋  
創始者多潤疏而因仍者易精密此皆為  
學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  
本於巴州使君王清父相傳以為吳彩寫  
所書雖無明據然結字奕奕編裘用葉子  
樣此為唐人所書無疑其音韻雖與易書  
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承  
用既久姑就其間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  
愐也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如書字處要皆  
以此本為正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古者王朝五史凡典灋策書之事掌焉若諸侯之有史惟見于封康叔封伯禽而它國無所考自晉有乘秦有記魯有史皆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為本而分王以上諸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逮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曆益紊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細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粵戰國而後則侯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於秦火司馬子張網羅放失辨為紀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亦為焉劉杏識之謂得法於周譜崔鴻後亦效

其義例著為十六國春秋乃自東漢魏晉七代以來史之表儀闕惟我聖朝歐陽公脩為唐五代立表司馬公光復取宋只以來百官公卿為之表斷自建隆訖于治平近世李公燾因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訖于靖康二書亦云備矣而永嘉蔡公又自治平以訖紹熙不相襲必自為一表不惟近接文正公之編亦以遠迷太史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屬叙所以作子嘗妄謂子長之表厥義弘遠而世鮮知之以列知幾之情通猶曰表以諸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呂成公獨識此意其說蓋曰二代世表以祖宗為子孫為緯以見五帝三代



理亂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  
疇能及此惜其中興以後大事未及記也  
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孝識三長才孝固  
不易而有識為尤難用敢以舊聞於先儒  
者識諸篇首公名幼孝字行之以明經為  
首省進士第一官終于禮部尚書謚文懿  
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

通鑑綱目發明序

嘗聞先儒通鑑之書雖非一歲之積一  
入之力乃繇教論新法小人思以中傷遂  
謂書局之人利尚方好賜者於是速於成  
書嗚呼君十之不容於世也如此以司馬  
公之篤學實踐與劉范諸賢之清介無毫

髮可指尚文致其既乃知實未嘗有所  
受然因是畏讒遠謗自唐至五代期會迫  
蹙不暇詳校矣宋文公為之綱目以集其  
成書法精嚴彪率助列亦幾無餘憾而尹  
君起莘又為之發明或疑其贅而予謂不  
然文公雖以文正文定四書櫟括成書而  
實本諸春秋之法著國統之離合謹義例  
之正變貫事辭之始終此猶坦白易見至  
有直書詳述而一字一言之間如稱國稱  
名書率書殺之等不加褒貶而美惡自見  
者則發明之書於是為不可已予以疾憊  
讀尹君之書不能竟帙而嘗涉獵焉三晉  
之事直據史記為自相推立實未嘗請命

曹操篡於漢末實未嘗畏名義而不敢廢  
漢至書漢魏晉唐以來亂臣賊子孽后妖  
嬪推明文公秉法之意尤懍之可畏是書  
若行綱目之忠臣也

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

嘉泰三年秋予召入李省道漢嘉始識游  
忠公居旬浹歷之為予通紹熙末年事未  
嘗不歎歎感慨也厥十年予持節公所居  
之部會公下世為詩弔之既又以公有功  
宗祐信于先帝暨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伯  
除館舍之益習公之言行又十餘年與伯  
同朝間以公遺文一編誌予曰我忠公與  
聞大計之請久鬱不伸公曰發于先朝宗

此忠定公有食清廟之典又抑不行公力  
贊于今日今宗相之遺忠既白則我忠公  
亦心至聯有傳我公而有知也其不悼其  
不伸矣今以平生論著粹類成編願叙所  
以作予惟忠公之大節天子有詔札官有  
議劉文節公父子述之吾友李微之傳之  
垂日星而睠河漢尚奚以予言為也雖然  
其不遇姑畧施行者也嗚呼使君而射策  
不批鱗歷仕又睢盱阿附則身都美位矣  
然淹之九泉下後世聞其名猶將唾棄矧其  
文乎其不以彼而易此所以有傳而不與  
死俱泯者氣使然也君壯時猶及見蘇黃  
門黃門謂君使得見先兄當不在六君子

下一時所交如唐子西張芸叟皆敬稱之  
其文之有傳雖不遇猶遇雖死猶不死也  
了翁與君居異州生不並世嘗聞其風矣  
未見其書也其從孫運達從余遊既久一  
日持君文一編求余叙將再鋟木且廣之  
余謂公之文自足以不朽焉用叙運達請  
不已余感君之氣節烈烈不究其用而託  
其傳於言又喜運達之強於學而肆於文  
其必能昌其傳也於是乎書嘉定壬午夏  
五臨水白鶴山人魏了翁序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六





